



抄本茗溪漁隱詩評叢話

後集

六冊

茗溪漁隱詩評叢話後集卷第十一

柳子厚

茗溪漁隱曰子厚聞鶯詩云一聲夢斷楚江曲滿眼故園春草綠其感物懷土不盡之意備見于兩句中不在多也

藝苑雌黃云閩廣有木名榕容子厚集有柳州二月榕葉落盡詩

云山城雨退百花盡榕葉滿庭鶯亂啼東坡詩疎雨蕭蕭作晚涼卧聞榕葉響長廊又云笑說南荒底處好一作所只今榕葉下

庭臯即此木也其木大而多陰可蔽百牛故字書有寬比廣容之說集韻榕初生如葛藟緣木後乃成樹枝下着地又復生根異于他木比觀余襄公靖詩有語嫌雙燕無虞羨大楠注橫陰

數畝斤斧不加正說此木又用楠字按字書檇楠木中箭筈似
非此榕豈襄公之誤與按韻榕又祥容切即古文松字與此榕
木又不同

復齋謾錄云子厚寄劉夢得詩書成欲寄庾安西紙背應勞手自
題聞道近來諸子弟臨池尋已厭家雞蓋其家有右軍書每紙
背庾翼題云王會稽六紙其詩謂此也故夢得有酬家雞之贈
乃答前詩非子厚作也其中有柳家新樣元和脚東坡作手字
無已作脚字
人竟不曉高子勉舉以問山谷山谷云取其字製之新昔元豐
中晁无咎作詩文極有散陳無已戲之曰聞道新詞能入樣相

相州利本作相或星蓋相与鄂近也川紅纈鄂州花蓋相州纈鄂州花也則柳家新樣元和脚者其

亦此類與余頃見徐仙者效山谷書而無已以詩寄之曰蓬萊
仙子補天手筆妙詩清萬世功肯學黃家元祐脚信知人厄匪
天窮則知山谷之言無可疑最後見東坡柳氏求筆迹詩君家
自有元和手莫厭家雞更問人其理雖同但手字為異

許彥周詩話云楊華既奔梁元魏胡武靈后作楊白華歌令宮人
連臂踏之教甚悽斷子厚樂府云楊白華風吹渡江水坐令宮
樹無顏色搖蕩春光千萬里茫茫曉日下長秋哀歌未斷城鷄
起言婉而情深古今絕唱也

復齋謾錄云東坡論子厚詩盛時一失貴反賤桃笙葵扇安可常
不知桃笙為何物偶閱方言筆記宋魏之間謂之笙乃悟桃笙以

數畝斤斧不加正說此木又用楠字按字書檇楠木中箭筈似
非此榕豈襄公之誤與按韻榕又祥容切即古文松字與此榕
木又不同

復齋謾錄云子厚寄劉夢得詩書成欲寄庾安西紙背應勞手自
題聞道近來諸子弟臨池尋已厭家雞蓋其家有右軍書每紙
背庾翼題云王會稽六紙其詩謂此也故夢得有酬家雞之贈
乃答前詩非子厚作也其中有柳家新樣元和脚東坡作手字
無已作脚字
人竟不曉高子勉舉以問山谷山谷云取其字製之新昔元豐
中晁无咎作詩文極有散陳無已戲之曰聞道新詞能入樣相
州紅纈鄂州花蓋相州纈鄂州花也則柳家新樣元和脚者其

亦此類與余頃見徐仙者效山谷書而無已以詩寄之曰蓬萊
仙子補天手筆妙詩清萬世功肯學黃家元祐脚信知人厄匪
天窮則知山谷之言無可疑最後見東坡柳氏求筆迹詩君家
自有元和手莫厭家雞更問人其理雖同但手字為異

許彥周詩話云楊華既奔梁元魏胡武靈后作楊白華歌令宮人
連臂踏之教甚悽斷子厚樂府云楊白華風吹渡江水坐令宮
樹無顏色搖蕩春光千萬里茫茫曉日下長秋哀歌未斷城鷄
起言婉而情深古今絕唱也

復齋謾錄云東坡論子厚詩盛時一失貴反賤桃笙葵扇安可常
不知桃笙為何物偶閱方言筆宋魏之間謂之笙乃悟桃笙以

桃竹為箏也余按唐萬年尉段公路北方錄云瓊州出紅藤箏
方言謂之笙或曰籊籊亦曰行唐沈約奏彈箏令仲文秀恣橫
云令吏輸六尺笙四十領何東坡忘此耶茗溪漁隱曰劉夢得
詩蕙風香塵尾月落濡桃笙

司空圖云金之精清故其聲皆可辨也豈清于磬而渾于鐘哉然
則作者為文為詩才格亦可見豈當善于彼而不善于此耶愚
觀文人為詩、人為文始皆繫其所尚所尚既專則搜研愈至
故能炫其工于不朽亦猶力巨而闢者所持之器各異而皆能
濟勝以為勅敵也愚嘗覽韓吏部歌詩累百首其驅駕氣勢若
掀雷撐扶于天地之垠物狀其變不得鼓舞舞而徇其呼吸也其

次皇甫祠部文集外所作以為道逸非無意于深密蓋或未遑
耳今于筆下方得抑詩味其探搜之致亦深遠矣俾其窮而克
壽抗精極思則固非瑣、者可輕擬議其優劣又嘗觀杜子美
祭太尉房公文李太白佛寺碑贊宏拔清厲乃其歌詩也張曲
江五言沉鬱亦其文章也豈相傷哉噫後之學者褊淺片詞隻
句未能自辨已側目相詆訾矣痛哉因題柳集之末庶俾後之
詮評者罔惑偏說以蓋其全功茗溪漁隱曰詩眼云子厚詩尤
深遠難識前賢亦未推重余觀司空圖此語則知詩眼之言為
妄發矣

許彥周詩話云古人文章不可輕易須反復熟讀加意思索庶幾

其見之東坡送安惇詩舊書不厭百回讀熟讀深思子自知僕嘗以此語銘座右而書紳也東坡在海外方盛稱柳州詩後嘗有人得罪過海見黎子雲秀才說海外絕無書適渠家有柳文東坡日復玩味嗟乎雖東坡觀書亦須著意研窮方見用心處耶

東野浪仙

雪浪齋日記云東野秋懷詩奇妙棘枝風哭酸桐葉霜顏槁蟲老乾鐵鳴獸驚孤玉咆全似聯句中造語

復齋謾錄云前輩使白水事例作一意不可不辨魯僖公二十四年傳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此以色言漢廣郡有白

水縣此以地言止是一意也故潘安仁詩白水過庭激綠槐夾門植杜子美詩黃雲高未動白水已揚波又云卷簾惟白水隱几亦青山至許渾孟郊則不然許贈王居士云雨中耕白水雲外斫青山孟郊詩種稻耕白水負郭斫青山則止謂山之青而白水在魏田制云白田收至千餘斛水田收數十斛於此當作兩事既是兩意則非其對

許彥周詩話云退之詩橫空盤硬語妥貼力排鼻蓋能殺縛事實與意義合最難知其難則可與論詩矣此所以稱東野也

六一居士詩話云賈島哭柏岩禪師詩寫留行道影焚却坐禪身時謂燒殺活和尚此可笑也若步隨青山影坐學白塔骨獨行

潭底影數息樹邊身皆是鳥詩何精粗頓異也茗溪漁隱曰余於此兩聯但各取一句而已坐學白塔骨可見禪定之不可動獨行潭底影可見形景之清孤鳥嘗為衲子故有此枯寂氣味形之于詩句也如此

許彥周詩話云東坡祭柳子玉文郊寒鳥瘦元輕白俗此語具眼客見詰曰子盛稱白樂天子孟東野詩又愛元微之詩而取此語何也僕曰論道當嚴取人當恕此八字東坡論道之語也

玉川子

藝苑雌黃云玉川子有謝孟諫諫惠茶歌希文亦有鬪茶歌此二篇皆佳作也殆未可以優劣論然玉川歌云至尊之餘合王公何事便到山人家而希文云北苑將期獻天子林下雄豪先鬪美若論先後之序則玉川之言差勝雖然如希文豈不知上下之分者哉亦各賦一時之事耳

茗溪漁隱曰藝苑以盧范二篇茶歌皆佳作未可優劣論今畫錄全篇余謂玉川之詩優于希文之歌玉川自出胸臆造語穩貼得詩人句法希文排比故實巧欲形容宛成有韻之文是果無優劣耶玉川走筆謝孟諫諫惠新茶云日高丈五睡正濃將軍打門驚周公口傳諫諫送書信白絹斜封三道印開緘宛見諫諫面手閱月團三百片聞道新年入山裏蟄虫驚動春風起天子未嘗陽羨茶百草不敢先開花仁風暗結珠蓓蕾先春抽出

黃金芽摘鮮焙芳旋封裹至精至好且不奢至尊之餘合王公
何事便到山人家柴門反闕無俗客紗帽籠頭自煎吃碧雲引
風吹不斷白花浮光凝碗面一碗喉吻潤兩碗破孤悶三碗搜
枯腸惟有文字五千卷四碗發輕汗平生不平事盡向毛孔散
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靈七碗喫不得也唯覺兩腋習習清風
生蓬萊山在何處玉川子乘此清風欲歸去山上郡仙司下土
地位清高隔風雨安得知百萬億蒼生命墮在巔崖受辛苦便
為諫議問蒼生到頭合得蘇息否希文和章岷從事鬪茶歌年
年春自東南來建溪先暖水微開溪邊竒茗冠天下武夷仙人
後古栽新雷昨夜發何處家：嬉笑穿雲去露芽錯落一番榮

綴玉含珠散嘉樹終朝採掇未盈襜唯求精粹不敢貪研膏焙
乳有雅製方中圭兮圓中塘北苑將期獻天子林下雄豪先鬪
美鼎磨雲外首山銅瓶携江上中瀝水黃金碾畔綠雲飛碧玉
甌中翠濤起鬪茶味兮輕醞鬪茶香兮薄蘭芷其間品第胡
能欺十目視而十手指勝若登仙不可攀輪同降將無窮恥吁
嗟天產石上英論功不愧堦前奠衆人之濁我可清千日之醉
我可醒屈原試與招魂鬼劉伶却得聞雷霆盧仝敢不飲陸羽
須作經森然萬象中焉知無茶星商山丈人休茹芝首陽先生
休採薇長安酒價減千萬成都藥市無光輝不如仙山一啜好
冷然便欲乘風飛君莫羨華間女郎只鬪草贏得珠璣滿斗歸

茗溪漁隱曰唐茶惟湖州紫笋入貢每歲以清明日貢到先薦宗廟然後分賜近臣紫笋生顧渚在湖常二境之間當採茶時兩郡守畢至最為盛集此蔡寬夫詩話之言也蔡但知其一而不知其二按陸羽茶經云浙西以湖州上常州次湖州生長興縣顧渚山中常州生義興縣君山懸脚峰嶺北峯下唐義興縣重修茶舍記云義興貢茶非舊也前此故御史大夫李栖筠寔典是邦山僧有獻佳茗者會客嘗之野人陸羽以為芬香甘辣冠于他境可薦于上栖筠從之始進萬兩此其濫觴也厥後因之徵獻浸廣遂為任土之貢與常賦之邦侷矣故玉川子詩云天子未嘗陽羨茶百草不敢先開花正謂是也當時顧渚義興皆

貢茶又鄰壤相接白樂天守姑蘇聞賈常州崔湖州茶山境會想羨歡宴因寄詩云遙聞境會茶山夜珠翠歌鐘俱遠身盤下中分兩州界燈前合作一家春青娥遞舞應爭妙紫笋齊嘗各鬪新自歎花時北窗下蒲黃酒對病眠人唐袁高為湖州刺史因修貢顧渚茶山作詩云禹貢通遠俗始圖在安人後王失其本職吏不敢陳亦有奸佞者因茲欲求伸動至千金費日使萬姓貧我來顧渚源得與茶事親黎甦輟耕農採掘寔苦辛一夫且當役盡室皆同臻捫葛上款壁蓬頭入荒榛終朝不盈掬手足皆鱗皴悲嗟遍空山草木為不春陰嶺芽未吐使曹牒已頻心爭造化先走挺麋鹿均選納無日夜搗穀昏繫晨衆功何枯

杜權利不作權之音虛聲持也不與極字
相連而極之音虛一講米名一講斗指
不與枯字連待考

報勤况減兵草用兼茲困疲民未知供御餘誰合分此珍顧省
忝邦守有慙復因循茫、滄海間丹憤何由申此詩古雅得風
詩人諷諫之體誠可尚也

談苑云建州陸羽茶經尚未知之但言福建等十二州未詳往、
得之其味極佳江左近日方有增面之號李氏別令取其乳作
片或號曰京挺的乳及骨子等每歲不過五六萬斤迄今歲出
三十餘萬斤凡十品曰龍茶鳳茶京挺的乳石乳白乳頭金蠟
面頭骨次骨龍茶以供乘輿及賜執政親皇長主餘皇族學士
將帥皆得鳳茶舍人近臣賜京挺的乳館閣賜白乳龍鳳石乳

茶皆太宗令造江左有研膏茶供御即龍茶之品也丁謂為北
苑茶錄三卷備造茶之始末行于世

茗溪漁隱曰建安北苑茶始于太宗朝太平興國二年遣使造之
取象于龍鳳以別庶飲由以入貢至道間仍添造石乳其後大
小龍茶又起于丁謂而成于蔡君謨謂之將漕閩中實董其事
賦北苑焙新茶詩其序云天下產茶者將七十郡每歲入貢皆
以社前為名悉無其實惟建州出茶有焙、有三十六三十六
中惟北苑發早而味尤嘉社前十五日即採其芽日數千工聚
而造之逼社即入貢工甚大造甚精皆載于所撰建陽茶錄仍
作詩以大其事云北苑龍茶者甘鮮的是珍四方惟數此萬物

相建而
不與枯

檀俯視彌傷神皇帝尚巡狩東郊路多堙周迴遠天涯所獻惟
報勤况減兵草用兼茲困疲民未知供御餘誰合分此珍顧省
忝邦守有慙復因循茫、滄海間丹憤何由申此詩古雅得風
詩人諷諫之體誠可尚也

談苑云建州陸羽茶經尚未知之但言福建等十二州未詳往、
得之其味極佳江左近日方有蠟面之號李氏別令取其乳作
片或號曰京挺的乳及骨子等每歲不過五六萬斤迄今歲出
三十餘萬斤凡十品曰龍茶鳳茶京挺的乳石乳白乳頭金蠟
面頭骨次骨龍茶以供乘輿及賜執政親皇長主餘皇族學士
將帥皆得鳳茶舍人近臣賜京挺的乳館閣賜白乳龍鳳石乳

茶皆太宗令造江左有研膏茶供御即龍茶之品也丁謂為北
苑茶錄三卷備造茶之始末行于世

茗溪漁隱曰建安北苑茶始于太宗朝太平興國二年遣使造之
取象于龍鳳以別庶飲由以入貢至道間仍添造石乳其後大
小龍茶又起于丁謂而成于蔡君謨謂之將漕閩中實董其事
賦北苑焙新茶詩其序云天下產茶者將七十郡每歲入貢皆
以社前為名悉無其實惟建州出茶有焙、有三十六三十六
中惟北苑發早而味尤嘉社前十五日即採其芽日數千工聚
而造之逼社即入貢工甚大造甚精皆載于所撰建陽茶錄仍
作詩以大其事云北苑龍茶者甘鮮的是珍四方惟數此萬物

更無新纒吐微芒綠初沾少許春散尋索樹遍急採上山頻宿
葉寒猶在芳芽冷未伸芽滋溪口焙籃籠雨中民長疾勾萌併
開齊分兩均帶烟蒸雀舌和露疊龍鱗作貢勝諸道先嘗祇一
人緘封瞻闕下郵傳渡江濱特旨留丹禁殊恩賜近臣吸為靈
藥助用與上樽親頭進英華盡初烹氣味醇細香勝却麝淺色
過于筠願渚慙投木宜都愧積薪年、供苦御天產壯歐閩此
詩叙貢茶頗詳盡亦可見當時之事也又君謨茶錄云序云臣
前因奏事伏蒙陛下諭臣先任福建轉運使日所進上品龍茶
最為精好臣退念草木之微首辱陛下知鑒若處之得地則能
盡其材昔陸羽茶經不第建安之品丁謂茶圖獨論採造之本

苦利本作蹄

至于烹試曾未有聞輒條數事簡而易明勒成二篇名曰茶錄
至宣政間鄭可簡以貢茶進用久領漕計創添續入其數浸廣
今猶因之細色茶五綱凡四十三品形製各異共七千餘餅其
間貢新試新龍團勝雪白茶御苑玉芽此五品乃水揀為第一
餘乃生揀次之又有麗色茶七綱凡五品大小龍鳳并揀芽悉
入龍腦和膏為團餅茶共四萬餘餅東坡題文公詩卷云上人
問我留連意得賜頭綱八餅茶即今麗色紅綾袋餅八者是也
蓋水揀茶即社前者生揀茶即火前者麗色茶即雨前者閩中
地暖雨前茶已老而味加重矣山谷和陽王休點密雲龍詩云
小璧雲龍不入香元豐龍焙承詔作今細色茶中却無此一品

也又有石門乳吉香口三外焙亦隸于北苑皆採摘茶芽送官
焙添造每歲糜金共二萬餘緡日役千夫凡兩月方能迄事第
所造之茶不許過數入貢之後市無貨者人所罕得惟壑源諸
處私焙茶其絕品亦可敵官焙自昔至今亦皆入貢其流販四
方悉私焙茶耳蘇黃皆有詩稱道壑源茶蓋壑源與北苑為隣
山阜相接纔二里餘其茶甘香特在諸私焙之上東坡和曹輔
寄壑源試焙新芽詩云仙山靈雨濕行雲洗遍香肌粉未勻明
月來投玉川子清風吹破武林春要知玉雪心腸好不是膏油
首面新戲作小詩君一笑從來佳茗似佳人山谷謝送碾賜壑
源棟芽詩云商雲從龍小蒼壁元豐至今人未識壑源包貢第

一春緗奩碾香供玉食睿思殿東金井欄甘露薦梳天開顏橋
山事巖庀百局補袞思諸公省中宿中人傳賜夜未央雨露恩光
照臨官燭右丞似是李元禮好事風流有涇渭肯憐天祿校書郎
親敕家庭遣分似春風飽識太官羊不慣腐儒湯餅腸搜攪十
年燈火讀令我胸中書傳香已戒應門老馬走客來問字莫載

酒

文昌雜錄云庫部林郎中說建州上春採茶時園人無數擊鼓敲
聞數里然一園中纔間壘茶品已相遠又况山園之異耶茗溪
渙隱曰歐陽永叔嘗茶詩云年窮臘盡春欲動蟄雷未起驅龍
蛇夜聞擊鼓滿山谷千人助叫敲喊呼萬木寒凝睡不省惟有

此樹先萌芽余官富沙凡三春備見北苑造茶但其地暖纔驚
蟄茶芽長已寸許初無擊鼓喊山之事永叔詩與文昌所紀皆
非也北苑茶山凡十四五里茶味惟均亦豈有間壟茶品已相
遠之說耶

文昌雜錄云倉部韓郎中言叔父魏國公喜飲酒至數十大觴猶
未醉甚喜茶無精粗共置一籠每盡即取碾亦不問新舊嘗暑
月曝茶于庭見一小甬上題襄字蔡端明所寄也因取以歸真
王家物日後見蔡說當時止有九銖又以葉園一餅充十數以
獻魏公其難得如此

茗溪漁隱曰東坡汲江水煎茶詩云活水還須活火烹自臨釣石

取深清大瓢貯月歸春甕小杓分江入夜鉸此詩奇甚道盡煎
茶之法且茶非活水則不能發其鮮馥東坡深知此理矣余頃
在富沙嘗汲溪水烹茶色香味俱成三絕又况其地產茶為天
下第一宜其水異于他處用以烹茶水功倍之至于浣衣尤更
潔白則水之輕清益可知矣近城山間有陸羽井水亦清甘好
事者為名之羽著茶經言建州茶未詳則知羽不曾至富沙也
六一居士云陸羽茶經其論水云山水上江水次井水下又云山
水乳泉石池漫流者上漫湧湍激勿食之久令人有頸疾江水
取去人遠者井取汲多者其說止于此而未嘗品第天下之水
味也至張又新為煎茶水說始云劉伯芻謂水之宜茶者有七

等又載羽為李秀卿論水次第有二十種余考二說與羽茶經皆不合謂山水上乳泉石池又上江水次而井水下伯芻以揚子江南零水為第一惠山石泉為第二席丘石井第三丹陽寺井第四揚州大明寺井第五而松江第六淮水第七與羽說皆相反秀卿所說二十水廬山康王谷水第一無錫惠山石泉第二蘄州蘭溪石下水第三扇子峽蝦蟆口水第四虎丘寺井水第五廬山招賢寺下方橋潭水第六揚子江南零水第七洪州西山瀑布第八桐柏淮源第九廬山龍池山頂水第十丹陽寺井第十一揚州大明寺井第十二漢江中零水第十三五虛洞香溪水第十四武關西水第十五松江水第十六天台千丈瀑布餘江水居山水上井水居江水上皆與羽經相反疑羽不當二說以自異使誠羽說何足信也得非又新妄附益之耶其述羽辨南零岸水特怪誕妄甚也

茗溪漁隱曰張又新煎茶水記云代宗朝李秀卿刺湖州至維揚逢陸處士鴻漸李素熟陸名有傾蓋之懽同之赴郡抵揚子驛將食李曰陸君善于茶蓋天下聞名矣况揚子南零水又殊絕今者二妙千載一遇可曠之乎命軍士謹信者挈餅操舟深詣南零陸執器以俟之俄水至陸以杓揚其水曰江則江矣非南

零者似臨岸之水使曰其擢舟深入見者累百敢虛汲予陸不言既而傾諸盆至半陸遽止之乃以杓揚之曰自此南零者矣使蹶然大駭馳下曰某自南零賫至岸舟蕩覆半懼其少挹岸水增之處士之鑿神鑿也其敢隱焉李與賓從數十人皆大駭愕又蘇長公惠通井記云禹貢濟水入于河溢為滎河南曰滎陽河北曰滎澤沱潛本梁州二水亦見于荊州水行地中出沒數千里外雖河海不能絕也唐相李文饒好飲惠山泉置驛以取水有僧言長安昊天觀井水與惠山泉通雜以他水十餘餅試之僧獨指其二岳曰此惠山泉水也文饒為罷水驛二事頗相類故併錄之

茗溪漁隱曰歐公和劉惇甫揚州時會堂絕句云積雪猶封蒙頂樹驚雷未發建溪春中州地暖萌芽早入貢宜先百物新注云時會堂造貢茶所也余以陸羽茶經考之不言揚州出茶惟毛文錫茶譜云揚州禪智寺隋之故宮寺枕蜀岡其茶甘香味如蒙頂焉第不知入貢之因起于何時故不得而誌之也

歸田錄云臘茶出于建劔草茶盛于兩浙兩浙之品日注為第一自景祐以後洪州雙井白芽漸盛近歲製作尤重囊以紅紗不過一二兩以常茶十數斤養之用辟暑濕之氣其品遠出日注上遂為草茶第一

茗溪漁隱曰醉翁又有雙井茶詩云西江水清江石老石上生茶

如鳳爪窮臘不寒春氣早雙井芽生先百草白芽囊以紅碧紗
十斤茶養一斤芽長安富貴五侯家一吸尤須三日誇蔡君謨
好茗飲又精于藻鑿答陳公闢簡云向得雙井四兩其時人還
未試叙謝不悉尋烹治之色香味皆精好是為茗芽之冠非日
注寶雲可並也涪翁尤譽雙井蓋鄉物也李公擇有詩嘲之戲
作解嘲云山芽落磴風迴雪曾與尚書破睡來勿以姬姜棄憔悴
逢時瓦釜亦鳴雷又答黃冕仲索煎雙井并簡王揚休詩云
江夏無雙乃吾宗同舍頗似王安豐能澆茗椀湔袂我風神欲
挹浮丘公吾宗落筆嘗幽事秋月下照汀江空家山鷹爪是小
草敢與佇賜雲龍同不嫌水厄幸來辱寒泉湯鼎聽松風

澄江汀字祝

茗溪漁隱曰東坡時會堂詩春濃睡足午窓明想見新茶如潑乳
又云新火發茶乳此論皆得茶之正色矣至贈謙師點茶則云
忽驚午盞兔毫斑打作春甕鷓兒酒蓋用老杜詩鷓兒黃似酒
對酒愛鷓兒若是則其色黃烏得為佳茗矣今東坡前集不載
此詩想自知其非故刪去之

藝苑雌黃云月蝕詩唐史謂其譏刺元和逆黨按月蝕在元和五
年歲次庚寅是時未有弒逆事不知其所譏者何也其間有言
歲星主福德官爵奉董秦忍使黔婁生覆尸無衣巾東坡以謂
董秦非無功而食祿者不知王川子何以云然余謂東坡之言
非也秦始以材力奮在至德間雖屢有功名李園之屯力屈降

賊既而冒圍以歸乃召至京師賜姓李名忠臣蓋因以勛之其
後吐蕃犯順天子追兵秦方在鞠場使者至即整師就道諸將
白須良日秦怒曰君父在難乃擇日救患乎時召兵無先秦至
者代宗嘉之當是時不可謂不忠也惜乎守節不終抑又驚不
知書資性婪沓為李希烈所逐逃奔京師朱泚寇奉天受其偽
署為賊居守卒之頸血汚刃身首異處秦自取耳尚何功之美
云玉川舊有月食詩譏刺當時故言及此東坡乃謂非無功而
食祿謬矣

苕溪漁隱曰廬仝山中絕句云陽坡草軟厚如織因與鹿麋相伴
眠王介甫止用五字道盡此兩句詩云眠分黃犢草坐占白鷗

沙豈不簡而妙乎

許彥周詩話云玉川子送伯齡詩努力事干謁我心終不平玉川
子在王涯書院中會食不能自別枉陷于禍哀哉

茗溪漁隱詩評叢話後集卷第十二

李長吉

復齋謾錄云長吉有桃花亂落如紅雨之句以此名世余觀劉禹錫云花枝滿空迷去所搖動繁英墜紅雨劉李出一時決非相為剽竊

雪浪齋日記云春歸昌谷云早雲二三月岑岫相顛倒誰揭頰玉盤東方發紅照春熱張鶴蓋鬼目官槐小甚奇麗如少陵未必喜而昌黎必嗜之也

茗溪漁隱曰美人梳頭歌云西施曉夢銷帳寒香鬢墮半枕檀

鏡立象床一編香絲雲撒地玉梳落處無散膩纖手却盤老鴉
色翠滑寶釵簪不得香風爛熳惱嬌慵十八鬟多無氣力粧成
髮髻歌不斜雲裾數步踏雁沙背人不語向何處下階自折櫻
桃花余嘗以此歌填入水龍吟詞云夢寒銷帳春風曉檀枕半
墮一作堆香髻轆轤初轉欄干鳴玉呼啞驚起眠鴨凝相舞鸞翻
鏡影開秋水解低鬟試整牙床對立香絲亂雲撒地纖手犀梳
落處膩無散重盤鷓翠蘭膏勻清冷光欲溜鸞釵易墜年少偏
嬌髻多無力惱人風味理雲裾下階含情不語笑折花枝戲

芳溪漁隱曰長吉詩楊花撲帳春雲熟龜甲屏風醉眼纈東坡雪
詩未嫌長夜作衣稜却怕初陽生眼纈觀此則不獨醉眼可言

也

許彥周詩話云長吉詩楊花撲帳春雲熟才力絕人遠甚如柳塘

春水漫花塢夕陽遲離為歐陽公所稱然不這長吉之語

杜牧之云元和中韓吏部頗道其詩云雲煙錦聯不足為其態也
水之迢：不足為其清也春之盡：不足為其和也秋之明潔
不足為其格也風檣陣馬不足為其勇也瓦棺篆鼎不足為其
古也時花美女不足為其色也荒國侈殿梗莽立壠不足為其
恨怨悲愁也鯨吐鰲擲牛鬼蛇神不足為其虛荒誕幻也蓋騷
之苗裔理雖不及辭或過之騷有感怒刺對言及君臣理亂時
有以激發人意乃賀所為無得有是賀能探尋前事所以深歎

恨今古未嘗經道者如金銅仙人辭漢歌補梁庾肩吾宮作謠
求取情狀離絕遠去筆墨畦逕間亦殊不能知之賀生二十七
年死矣世皆曰使賀且未死少加以理奴僕命騷可也

東觀餘論云李賀逸詩凡五十二首按唐李公藩嘗綴賀歌詩為
之叙未成間知賀有外兄與賀有筆硯舊名見托以搜採放失
其人諾且請曰某盡記賀篇咏然竄改處多願得公所輯視之
當為改正公喜并付之彌年絕跡後公復召詰之乃云某與賀
中表自幼同處恨其倨忽嘗思報之今幸得公所藏并舊有者
悉投淚中矣公大恚叱出之嗟慨良久故賀章什流傳者少今
世行杜牧所叙賀歌詩方四卷耳此逸詩豈非李藩所藏之一

滙淵字之說

二子

藝苑雌黃云李義山作賀小傳云長吉將死時忽畫見一緋衣人
駕赤虬持一版書若太古篆或霹靂石文者云當召長吉長吉
了不能讀歔下榻叩頭言阿母老且病賀不願去緋衣人笑曰
帝成白玉樓立召君為記天上差樂不苦也長吉獨泣邊人盡
見之少頃長吉氣絕常所居窗中勃、有烟氣聞行車轡管之
聲太夫人急止人哭待之如炊五斗黍許時長吉竟死攷之新
唐史李賀傳首末所載與義山小傳畧同惟刪去白玉樓事以
其言頗涉于怪故歟義山之傳得之于長吉姊嫁王氏者其言
必不妄然牧之序謂賀二十七死而義山則云長吉生二十四

年位不過奉禮太常又不同何耶

李贊皇

詩說雋永云贊皇好石有謝臨海守寄石詩云聞君採奇石剪斷赤城霞牛竒章亦好石洛中闢地多得之刻文可辨近世東坡亦好之有仇池石程德孺所遺其詩云殷勤嶠南使餽餉淮東牧即今英石也

苕溪漁隱曰東坡于平

一作中

山後圃得黑石白脉如蜀孫知微所

畫石間奔流畫水之變名之曰雪浪石有詩云畫師爭摹雪浪勢天工不見雷斧痕又以湖口李正臣所蓄石九華玲瓏宛轉若窗櫺然名之曰壺中九華後歸自嶺南欲買此石與仇池為

偶已為好事者取去賦詩有尤物已隨清夢斷之句蓋用劉夢得九華山歌云九華山自是造化一尤物焉能藉甚乎人間

苕溪漁隱曰桂花曲云仙女侍董夔成桂殿夜涼吹玉笙曲後却

從仙宮

一作官

去萬戶千門空月明河漢女玉練顏雲輶往之到

人間九霄有路去無際曷天風吹珮環此曲許彥周詩話謂是李衛公作湘江詩話謂是均州武當山石壁上刻之云神仙作未詳孰是

劉夢得

復齋謾錄云余讀唐楊巨源詩江邊楊柳麴塵思之句皆不知所本其後讀夢得楊柳枝詞云鳳闕輕遮翡翠幃龍池遙望麴塵

絲御溝春水相輝映狂殺長安年少兒乃知巨源取此今巨源
集作綠烟絲非也

茗溪漁隱曰唐毛文錫詞云鴛鴦對浴銀塘暖水面蒲稍短垂楊
低拂麴塵波汪彥章詩云垂：梅子雨細：麴塵波然則麴塵
亦可于水言之也或云周禮鞠衣注云黃桑服也色如麴塵象
桑葉始生鞠者草名花色黃世遂以鞠塵為麴塵其說非是

茗溪漁隱曰夢得觀棊歌云初疑磊落曙天星次見搏擊三秋兵
雁行布陣衆未曉虎穴得子人皆驚余嘗愛此數語能模寫奕
棋之趣夢得必高于手談也至東坡觀棋則云勝固欣然敗亦
可喜優哉游哉聊復爾耳東坡素不解棋不究此味也

茗溪漁隱曰竹枝歌云楊柳青：江水平聞郎江上唱歌聲東邊
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情却有情余嘗舟行茗溪夜聞舟人唱吳
歌：中有此後兩句餘皆雜以俚語豈非夢得之歌自巴渝流
傳至此乎

藝苑雌黃云南方競渡治其舟使輕利謂之飛鳧又曰水車又曰
水馬相傳以為始于越王勾踐蓋斷髮文身之俗習水而好戰
古有其風而荆楚歲時記則曰五月五日為屈原投汨羅人傷
其死並將舟楫拯之至今為俗然考之懷沙賦則曰滔：孟夏
兮草木莽：傷懷永哀兮汨祖南土似非五月五日豈原以孟
夏祖南至五日方赴淵乎未可知也夢得競渡曲云沅江五月

平堤流邑人相將浮綵舟靈均何年歌已矣哀謠振楫從此起
夢得蓋以此為屈原事初學記說筒粽事引續齊諧記曰屈原
五月五日投汨羅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以竹筒貯米投水
祭之漢建武中長沙歐回白日見一人自稱三閭大夫謂回曰
見祭甚善常苦蛟龍所得可以楝葉塞此土^{其上}以采絲繳縛之二物
蛟龍所畏東坡所作皇太后閣端午帖子云翠筒初塞楝葉黍
復纏菰水殿開冰鑿瓊漿凍玉壺注云新筒裹練明皇端午詩
序也蓋取吳筠續齊諧記筠記今行于世與明皇所用蓋同徐
堅集初學記引筠此記乃作楝葉豈傳寫之誤耶東坡之意蓋
謂楝當作練也

崇刻本作榮或曼

文昌雜錄曰唐諫議大夫拾遺補闕在左右省而劉禹錫送令狐
博士詩云諫院過時崇棣萼已有諫院之名何哉按會要貞元
中薛元與為諫議大夫奏云諫官所上封章事皆機密每進一
封兩省即署凡有封奏人且先知請別鑄諫院印庶免漏泄乃
知諫院之名舊矣

藝苑雜錄云三齊略記云不其城東有螢山鄭玄刪注詩書栖遲
于此山上有古井不竭旁生細草如薤葉長尺餘堅韌異常土
人謂之康成書帶故夢得詩墨池半在頽垣下書帶猶生蔓草
中東坡詩庭下已生書帶草使君疑是鄭康成汪彥章詩門下
滿生書帶草林間知是德星堂何文縝送王正臣序云烟波暈

墨頭魚風庭綠書帶草皆用此事墨頭魚今嘗問人有泉州南安縣佛跡長老道龔者蜀人也嘗為余言嘉州烏牛山在水中心昔郭景純注爾雅于此有臺在焉景純以研之餘水漑于臺下遂生墨頭魚至今有之後人作佛刹于其上

藝苑雌黃云夢得詩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朱雀橋烏衣巷皆金陵故事輿地志云晉時王導自立烏衣巷宋時諸謝曰烏衣之聚皆此巷也王氏謝氏乃江左衣冠之盛者故杜詩云王謝風流又云從來王謝郎比觀劉斧撫遺載烏衣傳乃以王謝為一人姓名其言既怪誕遂托名于錢希白終篇又取夢得詩實其事希白不應

如此謬是直劉斧之妄言尔大抵小說所載事多不足信而青瑣撫遺誕妄尤多

六朝事跡云王榭金陵人世以航海為業一日海中失船泛一木登岸見一翁一媪皆衣阜引榭至所居乃烏衣國也以女妻之既久榭思歸復乘雲軒泛海至其家有二燕棲梁上榭以手招之飛至臂上取片紙書小詩繫于燕尾曰誤到華胥國裏來玉人終日苦憐才雲軒飄去無消息洒淚臨風幾百回來春燕又飛來榭身上有詩云昔日相逢皆真數如今睽遠是生離來春縱有相思字三月天南無雁飛燕至來歲燕竟不至因目榭所居為烏衣巷劉禹錫有詩云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

舊時王榭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

此見撫遺

圖經云烏衣巷在縣

東南四里晉書云王導紀瞻宅皆在此巷茗溪漁隱曰六朝事

跡引撫遺此事以證烏衣巷是信其說為然也藝苑雌黃乃力

詆其妄姑兩存之

文昌雜錄云世言燕子至秋社乃去仲春復來詩謂玄鳥也春分

玄鳥降昔年因京東開河岸崩見蟄燕無數晉顧鑿為兗州刺

史鎮鄒山百姓飢饉或掘野鼠蟄燕而食之乃知燕去亦蟄耳

驚蟄後中氣乃出非渡海也

中氣自有脫法

茗溪漁隱曰余曩歲冬間于吳興山中營先壘闢一山路、旁有

數巨石其穴頗深試令僕輩斲之見鶯燕蟄于其間者甚衆急

掩之因驗文昌之言為是而撫遺之談為非也半山老人有歸

燕詩云馬上逢歸燕知從何處來貪尋舊巢去不帶錦書回亦

用寄書事蓋不知此耳

茗溪漁隱詩評叢話後集卷第十三

醉吟先生

法藏碎金云余嘗愛樂天有詩云未得無生心白頭亦為天及看
韻對第四有說宋蕭惠開嘗為益州刺史有所取求而不遂誣
告其人訕毀朝政先戮而後奏孝武稱快及明帝即位惠開因
四方反叛後雖歸順負譽不得志每謂人曰人生不得行胸臆
雖百歲猶為夭未幾發病嘔血吐物如肺肝而死因詳白蕭二
人之言各嘆人生心無所得雖壽為夭而善惡智愚相背絕遠
何帝霄壤之殊也

復齋謾錄云樂天以詩謁顧况：喜其咸陽原上草云野火燒不

茗溪漁隱詩評叢話後集卷第十三

醉吟先生

法藏碎金云余嘗愛樂天有詩云未得無生心白頭亦為天及看
韻對第四有說宋蕭惠開嘗為益州刺史有所取求而不遂誣
告其人訛毀朝政先戮而後奏孝武稱快及明帝即位惠開因
四方反叛後雖歸順負譽不得志每謂人曰人生不得行胸臆
雖百歲猶為天未幾發病嘔血吐物如肺肝而死因詳白蕭二
人之言各嘆人生心無所得雖壽為天而善惡智愚相背絕遠
何帝霄壤之殊也

復齋謾錄云樂天以詩謁顧况：喜其咸陽原上草云野火燒不

盡春風吹又生子以為不若劉長卿春入燒痕青之句語簡而
意盡

蘇子由云元符二年余自海嶺再謫龍川既至廬于城西聖壽僧
舍閉門索然無以終日欲借書于居人而民家無蓄書者獨西
隣黃氏世為儒粗有簡冊乃得樂天文集閱之樂天少年知讀
佛書習禪定既涉世履憂患胸中不然照諸幻之空故其還朝
為從官小不合既捨去分司東洛優游終老蓋唐世士大夫達
者如樂天寡豪矣余方流轉風浪未知所止息觀其遺文中甚愧
之然樂天處世不幸在牛李黨中觀其平生端而不倚非有所
附麗者也蓋勢有所至而不能已耳會昌之初李文饒用事樂

天適已七十遂致仕不三年而歿嗟夫文饒尚不能置一樂天
於分司中耶然樂天每閑吟衰病發于詠歌輒以公卿投荒僇
死不獲其終者自解余亦不鄙之至其聞文饒謫朱崖三絕句
刻核尤甚樂天雖陋蓋不至此也且樂天死于會昌之初而文
饒之竄在會昌末年此決非樂天之詩豈樂天之徒淺陋不學
者附益之耶樂天之賢當為辨之茗溪漁隱曰余以元和錄考
之居易年長于德裕視德裕為晚進方德裕任浙西觀察使居
易為蘇州刺史德裕以使職自居不少假借居易不得已以卑
禮見及其貶也故為詩云昨夜新生黃雀兒飛來直上紫藤枝
擺頭撼腦花園裏將為春光摠屬伊閑園不解栽桃李滿地惟

聞種蒺藜萬里崖州君自去臨行惆悵欲怨誰樂天曾任蘇州日要勒類斯文用禮儀從此結成千萬恨今朝果中白家詩然醉吟先生傳及實錄皆謂居易會昌六年卒而德裕貶于大中二年或謂此詩為偽余又以新唐書二人本傳考之會昌初白居易以刑部尚書致仕六年卒李德裕大中二年貶崖州司戶叅軍會昌盡六年距大中正隔三年則此三詩非樂天所作明甚但蘇子由以謂樂天死于會昌之初而文饒竄在會昌之末偶一時所記之誤耳

藝苑雌黃云琵琶行云家在蝦蟆陵下住余按國史補云舊說董仲舒墓門下至皆下馬故謂之下馬陵語訛為蝦蟆陵故東坡

詩云隻雞敢忘喬公語下馬聊尋董相墳又謝徐朝奉啓云過而下馬空瞻董相之陵蓋用此事郭氏佩觿亦嘗論此云長安董仲舒墓名曰下馬陵今轉語為蝦蟆陵事出黃京記白氏琵琶行蓋徇俗之過也余謂世俗訛謬極多古樂府有相府蓮者其後訛而為想夫憐藥名有補骨脂者其後訛而為破故紙豈亦下馬陵之類歟

法藏碎金云余嘗愛樂天詞旨曠達沃人胸中有句云我無柰命何委順以待終命無柰我何方寸如虛空夫如是則造物均偏不足為休戚而况時情物態安能刺鯁其心乎

茗溪漁隱曰梨花一枝春帶雨桃花亂落如紅雨小院深沉杏花

雨梅子黃時雨皆古今詩詞之警句也余嘗欲作一亭四面皆
植花一色榜曰四雨顧不佳哉秦少游題扇頭小詩云絕島烟
生樹秋江浪拍空憑君添小艇畫我作漁翁余嘗用此真則玄
真子家風也

脞說云商玲瓏余杭歌者樂天作郡日賦歌與之云罷胡琴掩秦
瑟玲瓏再拜歌初畢誰道使君不解歌聽唱黃雞與白日黃雞
已失玲瓏玲瓏柰老何使君歌了汝還歌時元微之在越州厚
幣迎至月餘使盡歌所唱之曲作詩送行兼寄樂天云休遣玲
瓏唱我詞我詞多是寄君詩却向江邊整回棹月落潮平是去

時茗溪漁隱曰東坡用此歌夜飲次韵畢推官云紅燭照庭嘶
驪鬘黃雞催曉唱玲瓏又次韵蘇伯固主簿重九日云只有黃
雞與白日玲瓏應識使君歌又樂天與劉十九同宿詩紅旗破
賊非吾事黃紙除書無我名惟共嵩陽劉處士圍棋賭酒到天
明故東坡題杜介熙堂云白砂碧玉味方永黃紙紅旗心已
灰白砂碧玉事見續神仙傳

高齋詩話云樂天詩相爭兩蝸角所得一牛毛後之使蝸角事悉
稽之而偶對各有所長呂吉甫云南北戰爭兩蝸角古今興廢
貉同丘山谷云千里追奔兩蝸角百年得意大槐宮又云功名
富貴兩蝸角險阻艱難酒一杯洪駒父云一朝厭蝸角萬里騎

曉丑時鳴白日催時酉時沒腰間紫綬繫未穩鏡裏朱顏看

雨梅子黃時雨皆古今詩詞之警句也余嘗欲作一亭四面皆
植花一色榜曰四雨顧不佳哉秦少游題扇頭小詩云絕島烟
生樹秋江浪拍空憑君添小艇畫我作漁翁余嘗用此真則玄
真子家風也

脞說云商玲瓏余杭歌者樂天作郡日賦歌與之云罷胡琴掩秦
瑟玲瓏再拜歌初畢誰道使君不解歌聽唱黃雞與白日黃雞
催曉丑時鳴白日催時酉時沒腰間紫綬繫未穩鏡裏朱顏看
已失玲瓏玲瓏柰老何使君歌了汝還歌時元微之在越州厚
幣迎至月餘使盡歌所唱之曲作詩送行兼寄樂天云休遣玲
瓏唱我詞我詞多是寄君詩却向江邊整回棹月落潮平是去

時茗溪漁隱曰東坡用此歌夜飲次韻畢推官云紅燭照庭嘶
驀鬢黃雞催曉唱玲瓏又次韻蘇伯固主簿重九日云只有黃
雞與白日玲瓏應識使君歌又樂天與劉十九同宿詩紅旗破
賊非吾事黃紙除書無我名惟共嵩陽劉處士圍棋賭酒到天
明故東坡題杜介熙、堂云白砂碧玉味方永黃紙紅旗心已
灰白砂碧玉事見續神仙傳

高齋詩話云樂天詩相爭兩蝸角所得一牛毛後之使蝸角事悉
稽之而偶對各有所長呂吉甫云南北戰爭兩蝸角古今興廢
貉同丘山谷云千里追奔兩蝸角百年得意大槐宮又云功名
富貴兩蝸角險阻艱難酒一杯洪駒父云一朝厭蝸角萬里騎

鯨背

蔡寬夫詩話云唐制諫議大夫班給事中上中書舍人班又次之然自外入為諫議者歲滿始遷給事中給事中歲滿始遷舍人蓋以下為進故有上坡下坡之說樂天贈丁給事詩所謂雲彩誤居青瑣地風流今在紫微天東曹漸去西垣近鶴駕無妨更著鞭雖以為戲亦當時實事也

苕溪漁隱曰樂天有句云放眼看青山任頭生白髮其趣放如此先君亦嘗有句云人有悲懼頭易白山無今古色常青

塵史云杜子美善于用故事及常語多離析或倒其句而用之蓋如此則語峻而體健意亦深穩矣如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

之類是也樂天工于用對寄元微之詩云白頭吟處變青眼望中穿可為佳句然不若別來頭併白相見眼終青尤為工也

東坡云元祐元年余為中書舍人時執政患本省事多漏泄欲于舍人廳後作露籬禁同省往來余白諸公應須簡要清通何必栽籬插棘公笑而止明年竟作之暇日讀樂天集有云西省北苑新作小亭種竹開窗東通騎省與李常侍隔窗小飲作詩乃知唐時後西掖作窗以通東省而今日本省不得往來可歎也苕溪漁隱曰長慶集詩云結託白鬚伴因依青竹叢題詩新壁上過酒小窓中深院晚無日虛簷涼有風金貂醉看好回面紫垣東

後西掖刺本作西掖後似是

蔡寬夫詩話云吳中作鮓多用龍溪池中蓮葉包為之後數日取食比餅中氣味特妙樂天詩就荷葉上包魚鮓當石渠中浸酒尊蓋昔人已有此法也

法藏碎金云樂天有云此身不欲多強健強健多生有我心于良史有云僻居人事少多病道心生是知體中微苦未可心情不足

復齋謾錄云樂天詩云自從苦學空門法銷盡平生種心唯有詩魔除未得每逢風雨一開吟又云人各有一癖我癖在章句萬緣皆已銷此病猶未去此意凡兩用也太白云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又云獨酌勸孤影此意亦兩用也太白本取淵明

揮杯勸孤影之句

復齋謾錄云思竹窗詩不憶西窓松不憶南園菊惟憶新昌居蕭蕭北窓竹又題沈子明壁云不愛君池東十叢菊不愛君池南萬竿竹愛君簾下唱歌人色似芙蓉教似玉二詩相反如云

法藏碎金云醉吟先生有句云歸去卧雲人謀身計非誤又有句云回首語秋光東來應不錯人謂先生率爾成章余謂先生的然有理

東臯雜錄云詩云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鄭箋云嚶嚶一兩鳥聲正文與注皆未嘗及黃鳥自白樂天作六帖始類入鶯門中又作詩每用之如谷幽鶯暫遷不失遷鶯侶鶯遷

各異年樹集鶯朋友之類其後人多祖述用之也

湘素雜記云劉夢得嘉話云今謂進士登第為遷鶯者久矣蓋自毛詩伐木篇云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又曰嚶其鳴矣求其友聲並無鶯字頃歲省試早鶯求友詩又鶯出谷詩別書固無證據斯大誤也余謂今人吟咏多用遷鶯出谷事又曲名喜遷鶯者皆循襲唐人之誤也故宋景文公詩云晚報谷鶯朋友動又云杏園初日待鶯遷舒王云鶯猶尋舊友唯嘆梁鴻東游作思友人詩曰鳥嚶嚶，兮友之期念高子兮僕懷思南史劉孝標廣絕交論云嚶鳴相召星流電激是真得毛詩之意苕溪漁隱曰涪翁和答元明詩云千林風月鶯求友萬里

雲山雁斷行亦承唐人之誤也然自唐至今誤用者甚衆為時碩儒尚猶如此餘何足怪

洪駒父詩話云古今詩人誤用忘憂為萱草出谷遷喬為黃鶯按詩曰焉得諼草言樹之背諼忘也詩言焉得芳草可以忘憂者植之于北堂本非庭萱也詩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注云嚶嚶，兩鳥聲也非鶯也苕溪漁隱曰余觀詩注云諼草令人忘憂皆北堂也箋云憂以生疾恐將危身欲忘之又嵇康養生論云合懽蠲忿萱草忘憂李善引毛萇詩傳與詩注同然則駒父之言誤矣

法藏碎金云白氏集中有遣懷之作故達道之人率多愛之余友

李公維錄出其詩名曰養恬集余亦知之名曰助道其詞語蓋于經教法門用此彌縫其闕而直截曉悟于人也余愛其詩云羲和走馭趁年光不許人間日月長遂使四時都似電爭教兩鬢不成霜榮銷枯至元非命壯盡衰來亦是常已共身心要約定窮通生死不驚忙余今擬其語句聊加變易入于別韻前述時景之遷後述世態之不一而終篇亦斷之以不驚也詩云羲和走馭趁年華不許人間歲月賒春正艷陽春已老日方停午日還斜時情莫測深如海世事難齊亂似麻已共身心要約定古今如此勿驚嗟

許彥周詩話云樂天詩云春色辭門柳秋聲到井梧此語未易及也

茗溪漁隱詩評叢話後集卷第十四

唐彥謙

藝苑雌黃云前漢張釋之傳云假如愚民取長陵一杯土陛下何以加其法乎顏注云杯音步侯切謂手掬之也其字從手不忍言毀撤故止云取土耳今讀者有為杯酌之杯非也杯非應承土之物也郭氏佩觿論杯杯二字云杯奔來切杯勺也杯步侯切手掬也亦古文衰字駱賓王為徐敬業檄武后云一杯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正用漢史語比見僧惠洪集中有詩云人生如逆旅歲月苦逼催安知賢與愚同作土一杯其說蓋誤矣李義山詩耳聞明主提三尺眼見愚民盜一杯千載腐儒騎瘦

馬灞陵斜日重回頭如此押韻乃知前輩造語之工而用字之不謬也惠洪嘗作冷齋夜話云詩至李義山為文章一厄但未識其出處耳或謂唐韻集韻上平聲並出一杯字鋪放切手掬也意與步侯切者頗同惠洪雖誕妄必不讀杯為杯勺之杯但其詩泛使土一杯不正用漢書長陵事故作鋪放切讀耳未知其果然否苕溪漁隱曰此絕句乃唐彥謙過長陵詩嚴有翼誤以為李義山詩仍引冷齋夜話云詩至李義山為文章一厄語為証此不細考之過也

王谿生

苕溪漁隱曰九日云曾共山公把酒巵霜天白菊繞堦墀十年泉

下無消息九日樽前有所思不學漢臣裁首宿空教楚客詠江
離卽君官貴施行馬東閣無人得再窺古今詩話云李商隱依
令狐楚以牋奏受知後其子綯有韋平之拜浸疎商隱其後重
陽日商隱造其廳事題此詩綯覩之慙恨扁鎖此廳終身不處
又唐史本傳云令狐楚竒其文使與諸子游楚徙天平宣武皆
表署巡官後從王茂元之辟其子綯以為忘家之恩放利偷言
合謝不通綯當國商隱歸窮綯憾不置則商隱此詩必此時作也
若古今詩話以謂綯有韋平之拜浸疎商隱其言殊無所據余
故以本傳証之但綯父名楚商隱又受知于楚詩中有楚客之
語題于廳事更不避其家諱何耶東坡九日云聞道卽君閉東

閣且容老子上南樓又云南屏老宿閑相過東閣即君懶重尋
皆用商隱語也

藝苑雌黃云義山詩莫羨仙家有上真仙家暫謫亦千春月中桂
樹高多少試問西河斫樹人按酉陽雜俎云舊傳月中有桂樹
有蟾蜍故異書言月桂高五百丈下有一人常斫之樹創隨合
人姓吳名剛西河人學仙有過謫令伐樹故宋子京嘲月詩亦
云吳生斫鈍西河斧無柰娑婆又滿輪緗素雜記嘗論吳生斫
桂事引李賀筌篈引云吳質不眠倚桂樹李賀謂之吳質段成
式謂之吳剛未詳其義竊意筌篈引所謂吳質非吳剛也恐別
是一事魏有吳季重亦名質

談苑云余知制誥日與余恕同考試恕曰夙昔師範徐騎省為文
騎省有徐孺子亭記其警句云平湖千畝凝碧于其下西山萬
疊倒影于其中他皆常語近得舍人所作涵虛閣記終篇皆奇
語自渡江來未嘗見此信一代之雄文也其相推如此因出義
山詩共讀酷愛一絕云珠箔輕明拂玉墀披香新殿鬪腰肢不
須看畫魚龍戲終遣君王怒偃師擊節稱嘆曰古人措辭寓意
如此之深妙令人感慨不已苕溪漁隱曰東坡快哉亭詞云一
千頃都鏡畫倒舉用徐騎省語意也

談苑云徐鉉嗜學該博仕江左領集賢學士校秘書時吳淑為校
理古樂府中有摻字者淑多改為操蓋章草之變鉉曰非可一

閣且容老子上南樓又云南屏老宿閑相過東閣即君懶重尋
皆用商隱語也

藝苑雌黃云義山詩莫羨仙家有上真仙家暫謫亦千春月中桂
樹高多少試問西河斫樹人按酉陽雜俎云舊傳月中有桂樹
有蟾蜍故異書言月桂高五百丈下有一人常斫之樹創隨合
人姓吳名剛西河人學仙有過謫令伐樹故宋子京嘲月詩亦
云吳生斫鈍西河斧無柰娑婆又滿輪緗素雜記嘗論吳生斫
桂事引李賀筵筵引云吳質不眠倚桂樹李賀謂之吳質段成
式謂之吳剛未詳其象竊意筵筵引所謂吳質非吳剛也恐別
是一事魏有吳季重亦名質

談苑云余知制誥日與余恕同考試恕曰夙昔師範徐騎省為文
騎省有徐孺子亭記其警句云平湖千畝凝碧乎其下西山萬
疊倒影于其中他皆常語近得舍人所作涵虛閣記終篇皆奇
語自渡江來未嘗見此信一代之雄文也其相推如此因出義
山詩共讀酷愛一絕云珠箔輕明拂玉墀披香新殿鬪腰肢不
須看畫魚龍戲終遣君王怒偃師擊節稱嘆曰古人措辭寓意
如此之深妙令人感慨不已苕溪漁隱曰東坡快哉亭詞云一
千頃都鏡盡倒舉用徐騎省語意也

談苑云徐錯嗜學該博仕江左領集賢學士校秘書時吳淑為校
理古樂府中有慘字者淑多改為操蓋章草之變錯曰非可一

例若漁陽摻者音士鑿反三搗鼓也禰衡作漁陽摻搗古歌詞云邊城晏聞漁陽摻黃塵蕭蕭白日暗淑歎服錯嘗欲注李商隱樊南集悉知其用事所出有代王茂元檄劉稹書云喪具躋陵飛走之期既絕投戈散地灰釘之望斯窮獨恨不知灰釘事及觀後漢杜篤入都賦云熒康居灰珍竒椎鳴鏑釘鹿蠹商隱之雕篆如此又藝苑雜錄云予考之南史陳本紀云祇酋震懼遽請灰釘此語又在商隱之前矣

緬素雜記云後漢禰衡傳衡方為漢陽摻搗蹀躞而前注云文士傳曰衡擊鼓作漁陽摻搗蹋地來前蹀躞足跼容態不常鼓聲甚悲易衣畢復擊鼓三參搗而去至今有漁陽摻搗自衡始也

臣賢按搗及搗並擊鼓杖也參搗是擊鼓之法而王僧孺詩云散度廣陵音參寫漢陽曲而于其詩自音云參七甘反後諸文人多同用之據此詩意以參為曲奏之名則搗字入于下句全不成文下云復參搗而去是知參搗二字當相連而讀參字音為去聲不知何所憑也按談苑載徐鍇仕江左領集賢學士校祕書時吳淑為校理古樂府中有摻字者淑多改為搗蓋章草之變鍇曰非可以一例若漁陽摻者音七鑿反三搗鼓也禰衡作漁陽摻搗古歌詞云邊城晏聞漁陽摻黃塵蕭蕭白日暗淑歎服之余謂搗搗一也故或用搗字然搽字當用徐說者七鑿反三搗鼓也以其三搗鼓因謂之摻故唐李義山聽鼓詩云欲

問漁陽摻時無禰正平又口占詩云必投潘岳果誰摻禰衡搗亦以去聲讀之也觀筆談論廣陵散云散是曲名如操弄摻淡序引之類乃引潘岳笙賦云流廣陵之名散又應璩書云聽廣陵之清散則知散為曲名明矣所謂漁陽摻者正如廣陵散是也此僧孺所以有云又宋景文喜雨詩有云波生客浦揚舠遠潤逼漁陽搗摻遲又送李冀州詩有云征鞞曲、漁陽修後乘人、鄴下材皆以去聲呼之但修字從人為異耳

許彥周詩話云洪覺範在潭州水西小南臺寺作冷齋夜話有曰詩至李義山謂之文章一厄僕讀至此感輦無語渠再三窮詰僕不得已曰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覺範曰我解其意矣即

自刪去今印本猶存之蓋已前傳出者

茗溪漁隱曰義山詩楊大年諸公皆深喜之然淺近者亦多如華清宮詩云華清恩幸古無倫猶恐娥眉不勝人未免被他裛女笑只教天子暫蒙塵用事失體在當時非所宜言也豈若崔魯華清宮詩云障掩金雞蓄福機翠環西拂蜀雲飛珠簾一閉朝元閣不見人歸見燕歸語意既精深用事亦隱而顯也義山又有馬嵬詩云如何四紀為天子不及盧家有莫愁渾河中詩云咸陽原上英雄骨半是君家養馬來此等詩庸非淺近乎

王建

復齋漫錄云羅衫葉、繡重、金鳳銀鸞各一叢每遍舞頭分兩

向太平萬歲字當中王建宮詞也按樂府雜錄云舞有健舞軟舞字舞花舞雁舞字舞者以舞人亞身于地而成字也故建有太平萬歲字當中之句後周制令宮人廷拜為男子拜故建云射生宮女宿紅粧請得新弓各自張臨上馬時齊賜酒男兒跪拜謝君王

茗溪漁隱曰王建云閉門留野鹿分食與山雞魏野云洗硯魚吞墨烹茶鶴避烟二人之詩巧欲摹寫山居之趣第理有當否如建所言二物何馴狎如許理必無之如野所言雖未必皆然理或有之至若少陵云得食階除鳥雀馴東坡云為鼠常留飯憐蛾不點燈皆當于理人無得以議之矣

復齋謾錄云陳無已詩話云望夫石在處有之古今詩話惟用一律惟劉夢得云望來已是幾千歲只是當年初望時語雖拙而意工黃叔達魯直之弟也以顧况為第一云山頭日、風和雨行人歸來石應語、意皆工江南望夫石每過其下不風即雨疑况得句處也余家有王建集載望夫石詩乃知非况作其全章云望夫處江悠、化為石不回頭山頭日、風和雨行人歸來石應語豈無已叔達偶忘之耶茗溪漁隱曰荆公選唐百家詩亦以此詩列建詩中則無已叔達之誤可無疑矣

藝苑雌黃云李革含元殿賦云揭金雞于太清炫晨陽于正色李庚西都賦云建金雞于仗內聳脩竿而揭起王建宮詞云樓前

立仗看宣赦萬歲教長再拜齊日照彩盤高百尺飛仙直上取
金雞太白詩云金雞忽放赦大辟得寬賒又云我愁遠謫夜即
去何日金雞放赦回肆赦樹金雞不知起于何代唐百官志云
赦日立金雞于仗南有雞黃金飾首脚絳幡承以綵盤維以絳
繩五坊小兒得雞者官以錢贖或取絳幡而已事物紀原載此
謂金雞起于有唐按楊文公談苑云杜鎬言關東風俗傳云宋
孝王問司天膺之後魏北齊樹金雞事膺之曰海中星占云天
雞星動為有赦蓋王者以天雞為度隋書刑法志云北齊赦日
令武庫設金雞及鼓于闕門右搗鼓千聲宣赦建金雞或云起
于西涼呂光究其旨蓋西方主兌為澤雞者巽之神巽為號

令合是二物制其形搗為長竿使眾人觀之也據談苑所云皆
十六國時事而紀原以為起于唐亦誤矣又按秦京雜記云大
赦設金雞口啣勝宣政衙鼓樓上雞唱六人至日同以索上雞
竿竿口中勝爭得者月給俸三石謂之雞粟其言與百官志亦
自不同

茗溪漁隱曰王建宮詞云御厨不食索時新每見花開即若春白
日以多嬌似病隔簾教喚女醫人花蕊夫人宮詞云厨船進食
簇時新侍晏無非列近臣日午殿頭宣索鱸隔花催喚打魚人
二詞紀事雖異造語頗同第花蕊之詞王建為不及也

茗溪漁隱曰余閱王建宮詞選其佳者亦自少得只世所膾炙者

數詞而已其間雜以他人之詞如閑吹玉殿昭華管醉折梨園
縹蒂花十年一夢歸人世絳縷猶封繫臂紗銀燭秋光冷畫屏
輕羅小扇撲流螢天街夜色涼如水卧看牽牛織女星此並杜
牧之也淚滿羅巾夢不成夜深前殿按歌聲紅顏未老恩先斷
斜倚薰籠坐到明此白樂天也寶仗平明金殿開且將團扇共
徘徊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此王昌齡也建詞凡
百有四篇又逸詞九篇或云元微之亦有詞雜于其間余以元
氏長慶集檢尋却無之或者之言誤也

茗溪漁隱詩評叢話後集卷第十五

杜牧之

復齋謾錄云牧之齊安城樓詩嗚咽江樓角一鼓微陽激；落寒
汀不用憑欄苦回首故鄉七十五長亭蓋用李太白淮陰書懷
詩沙墩至梁苑二十五長亭茗溪漁隱曰魯直竹枝辭鬼門關
外莫言遠五十三驛是皇州皆相沿襲也

許彥周詩話云牧之題桃花夫人廟詩細腰宮裏露桃新脉；無
言度幾春至竟息亡緣底事可憐金谷墜樓人僕嘗謂此詩乃
二十八字史論

茗溪漁隱曰牧之于題咏好異于人如赤壁云東風不與^周郎便

銅雀春深鎖二喬題高山四皓廟云南軍不袒左邊袖四皓安
劉是滅劉皆反說其事至題烏江亭則好異而叛于理詩云勝
負兵家不可期包羞忍恥是男兒江東子弟多才俊卷土重來
未可知項氏以八千人渡江敗亡之餘無一還者其失人心為
甚誰肯復附之其不能卷土重來決矣

許彥周詩話云牧之作赤壁詩云折戟沉沙鐵未消自將磨洗認
前朝東風不與周即便銅雀春深鎖二喬意謂赤壁不能縱火
即為曹公奪二喬置之銅雀臺中也孫氏霸業繫此一戰社稷
存亡生靈塗炭都不問只恐捉了二喬可見措大不識好惡

法藏碎金云國語云高位疾顛厚味腊毒杜牧和州絕句云江湖
醉度十年春牛渚山邊六問津歷陽前事知虛實高位紛々見
陷人噫予今聊舉其一蘇秦位高金多如何如何

茗溪漁隱曰牧之云無媒選路草蕭々自古雲林遠市朝公道世
間惟白髮貴人頭上不曾饒羅鄴云芳草和烟暖更青閑門要
路一時生年々點檢人間事惟有春風不世情余嘗以此二詩
作一聯云白髮惟公道春風不世情蓋窮人不偶遣興之作也
茗溪漁隱曰遣懷詩落魄江湖載酒行楚腰腸斷掌中輕十年一
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余嘗疑此詩必有謂焉因閱芝田
錄云牛竒章帥維陽牧之在幕中多微服逸游公聞之以街子
數輩潛隨牧之以防不虞後牧之以拾遺召臨別公以縱逸戒

馬牧之始猶諱之公命取一篋皆是街子輩報帖云杜書記平
善乃大感服方知牧之此詩言當日逸游之事耳

許彥周詩話云小杜華清宮詩雨露偏金穴乾坤入醉鄉如此天
下焉得不亂

苕溪漁隱曰宮詞云監宮引出暫開門隨例雖朝不是恩銀鑰却
收金鎖合月明花落又黃昏此詞絕句極佳意在言外而幽怨
之情自見不待明言之也詩貴夫如此若使一覽而意盡亦何
足道哉

麗情集云大和末杜牧自侍御史出佐沈傳師宣城幕雅聞湖州
為浙西名郡風物妍好且多麗色往游之時刺史崔君亦牧之

素所厚者頗諭其意凡籍之名妓悉為致之牧殊不愜所望史
君復候其意牧曰願得張水戲使州人畢觀之俟其雲合牧當
閒行寓目冀此際或有閱焉史君大喜如其言至日兩岸觀者
如堵迨暮竟無所得將罷忽有里姥引鬢髻女年十餘歲牧熟
視之曰此真國色也因使語其姥將致舟中姥女皆懼牧曰且
不即納當為後期吾十年必為此郡若不来乃從所適因以重
幣結之尋拜黃池二州皆非意也洎周墀入相牧以其素善乃
併上牋于墀乞守湖州大中三年移授湖州刺史比至郡則十
四年所約之妹已從人三載而生二子矣牧即政之夕亟使人
召之夫母懼其見奪也因携幼以詣之牧詰其母曰曩既許我

矣何為適人母拜曰向約十年不來而後嫁：已三年矣牧俛首曰辭也直強之不祥乃禮而遣之因為悵別詩曰自恨尋芳到已遲往年曾見未開時如今風擺花狼藉綠葉成陰子滿枝
茗溪漁隱曰頽魯公題謝公塘碑陰云太保謝公東晉咸和中以吳興山水清遠求典此郡故東坡將之湖州戲贈莘老詩曰亦知謝公到郡久應怪杜牧尋春遲鬢絲只好對禪榻湖亭不用張水嬉

古今詩話云牧之為御史分司洛陽時李司徒罷鎮閑居聲妓為當時第一一日開筵朝士臻赴以杜嘗持憲不敢邀杜諷坐客達意願預斯會李馳書杜聞命遂赴會中有女妓百餘皆絕色

殊藝杜獨坐妓行瞻目注視滿飲三卮問李曰聞有紫雲者孰是李指示之杜凝睇良久曰名不虛得宜以見惠李俯首而笑諸妓亦皆回首破顏杜又自引三爵朗吟而起曰華堂今日綺筵開誰喚分司御史來忽發狂言驚四座兩行紅粉一齊回意氣閑逸旁若無人

茗溪漁隱曰東坡聞李公擇飲傳國博家大醉有詩云不肯醒、騎馬回玉山知為玉人頽紫雲有語君知否莫喚分司御史來即此事也又侍兒小名錄云兵部李尚書樂妓崔紫雲詞筆清峭眉目端麗李公為尹東洛宴客將酣杜公輕騎而來連飲三觥謂主人曰嘗聞有能篇咏紫雲者今日方知名不虛得倘垂

一惠無以加焉諸妓回首掩笑杜作前詩、罷上馬而去李公
尋以紫雲贈之紫雲臨行獻詩曰後來學製斐然詩不料霜臺
御史知忽見便教隨命去戀恩腸斷出門時侍兒小名錄不載
此事出于何書疑好事者附會為之也

杜荀鶴

藝苑雌黃云荀鶴杜牧之、微子也牧之會昌末自齊安移守秋
浦時妾有娠出嫁長林卿士杜筠生荀鶴有能詩名自號九華
山人大順初擢第尋授翰林學士主客員外郎知制誥顧雲序
其集為唐風集焉荀鶴與張曙同年進士嘗以言相嘲詆曙之
詩文不多見康餘錄載其擊甌賦一篇其警句云董雙成青瑣

鸞驚啄開蛛網穆天子細繮馬駭踏碎瓊田似此之類恐非荀
鶴可擬唐風集中詩極低下如要知前路事不及在家時不覺
裹頭成大漠初看竹馬作童兒之句前輩方之太公家教惟春
宮愁一聯云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為一篇警策而歐陽公
歸田錄乃云周朴之句不知何以云然

韓致元

迂叟詩話云北都使宅舊有過馬廳按唐韓偓詩云外使進鷹初
得按中官過馬不教嘶注云上乘馬必中官馭以進謂之過馬
既乘之然後蹠蹠嘶鳴也蓋唐時方鎮亦效之因而名廳也

東臯雜錄云北門舊有過馬廳韓魏公為留守更新之樓曰雅集

賦詩云過馬傳聞事莫詳我嚴賓席在更張不資金石升堂樂
務接芝蘭入室香農穫大田歌雅穗滯訟消羣枉問甘棠時聞雅
集延諸彦病守心閑興亦長

潘子真詩話云山谷嘗謂余言老杜雖在流落顛沛未嘗一日不
在本朝故善陳時事句律精深超古作者忠義之氣激發而然
韓偓貶逐後依王審知集中所載手風慵展八行書眼暗休尋
九局圖窻裏日光飛野馬案頭筠管長蒲蘆謀身拙為安蛇足
報國危曾捋虎鬚滿世可能無默識未知誰擬試齊等其詞淒
楚切而不迫不忘其君也

復齋謾錄云致元昭宗時以翰林承旨謫嶺表道湖南謝人惠舍
桃詩云金鑿歲長宣賜忍淚看天憶帝都自注云每歲初進
之後先宣賜學士韓子蒼謝人惠茶云白髮前朝舊史官風爐
煮茗暮江寒蒼龍不復從天下拭淚看君小鳳團自注云史官
月賜龍團意雖本致元而語益工

茗溪漁隱曰致元醉著絕句云萬里清江萬里天一村桑柘一村
烟漁翁醉著無人喚過午醒來雪滿船葛亞卿集句云萬里清
江萬里天一村桑柘一村烟漁翁醉睡醒又睡高唱夕陽孤島
邊前輩集句詩每一句取一家詩今亞卿全用致元前兩句極
為無工又後兩句不是好詩不稱前兩句豈若致元之渾成也
杜荀鶴亦有溪興絕句云山雨溪風卷釣絲瓦甍蓬底獨斟時

醉來睡着無人喚流下前溪也不知語句俱弱不若致元之雅健也

許彥周詩話云高秀實言元微之詩艷麗而有骨韓偓香奩集麗而無骨時李端叙意喜韓偓詩誦其序云咀五色之靈芝香生九竅咽三危之瑞露美動七情秀寔云勸不得也勸不得也

半夜鐘

復齋謾錄云遊齋閑覽記歐陽文忠公詩話譏唐人夜半鐘聲到客舫之句云半夜非鳴鐘時疑詩人偶聞此耳且云渠嘗過蘇州宿一寺夜半聞鐘聲因問寺僧皆云分夜鐘曷足怪予尋聞他寺皆然始知夜半鐘惟姑蘇有之此皆閑覽所載也余考唐

詩知歐公所記乃張繼楓橋夜泊詩全篇云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此歐公所譏也然唐詩人皇甫冉有秋夜宿嚴維宅詩云昔聞玄度宅門向會稽峯君住東湖下清風繼舊蹤秋深臨水月夜半隔山鐘世故多離別良宵詎可逢且維所居在會稽鐘聲亦鳴于半夜遂知張繼詩不為誤歐公不察而半夜鐘亦不止于姑蘇有如陳正敏說也又陳羽梓州與溫商夜別詩隔水悠悠揚午夜鐘乃知唐人多如此

茗溪漁隱詩評叢話後集卷第十六

唐人雜記上

蔡寬夫詩話云國史補載賀遂亮贈韓思彥詩云意氣百年內平生相知心欲交天下士未面已虛襟君子重名義直道冠衣簪風雲行可託懷抱自然深落霞靜霜景墜葉下疎林若上南山岸希訪北山岑今世多傳誦之余讀大唐新話乃併得思彥答詩云古人一言重常謂百年輕今日投歡會顧盼盡平生簪裾非所託琴酒異相併累日同游處良宵歎素誠霜飄知柳暝雪冒覺松貞願言何所道幸保歲寒名其詞亦自閑雅可喜大抵唐之文物盛于開元以前故二人雖不以詩稱而終不凡也

若溪漁隱曰丙戌之冬余初病起深居簡出終日曝背晴簷萬事
不到自以荆公所選唐百家詩反覆熟視之見其格力辭句例
皆相似雖無豪放之氣而有脩整之功高為不及卑復有餘適
中而已荆公謂欲觀唐人詩觀此足矣詎不然予集中佳句世
所稱道者不復錄出惟余別所喜者命兒輩筆之以備遺忘五
言六聯陳羽春日野望云漸變池塘色欲生楊柳烟李鄣春晚
云燕靜啣泥起蜂喧抱蕊回殷遙山行云野花成子落江燕引
雛飛曹松晨起云林殘數枝月髮冷一梳風孟浩然雪云落雁
迷沙渚飢鳥噪野田登峴山云水落漁梁淺天寒夢澤深七言
六聯韓偓殘春云樹頭蜂抱花鬚落池面魚吹柳絮行又云細

襜褕音離箭毛羽衣貌

水浮花流別澗斷雲含雨入孤村又訪王同年村居云門庭野
水襜褕鷺鄰里斷墻呶嗶雞吳融閑望云三點五點映山雨一
枝二枝臨水花許渾題山居云龍歸曉洞雲猶濕麝過春山草
自香崔魯春日云杏酪漸香隣舍粥榆烟欲變舊爐灰四絕句
竇鞏寄南游兄弟云書來未報幾時還知在三湘五嶺間獨立
衡門秋水濶寒鴉飛去日啣山又南游感興云傷心欲問前朝
事惟見江流去不回日暮東風春草綠鷓鴣飛上越王臺戎昱
移家別湖上亭云好是春風湖上亭柳條藤蔓繫離情黃鸝久
住渾相識欲別頻啼四五聲孟浩然宿建德江云移舟泊滄渚
日暮客愁新野濶天低樹江清月近人

茗溪漁隱曰元次山浯溪銘云浯溪在湘水南北匯于湘愛其勝
異遂家溪畔溪世無名稱者也為自愛之故曰浯溪銘畧曰吾
欲求退將老茲地溪古地荒蕪沒蓋久命曰浯溪旌吾獨有以
至唐亭岵其意皆然矣六一居士云次山喜名之士也其所有
為惟恐不異于人所以自傳于後世者亦惟恐不奇而無以動
人之耳目也視其辭翰可以知矣古之君子誠恥于無聞然不
如是人之汲汲也余曩歲屢游浯溪在中寺宮之前繞一小澗
耳石崖殊不甚高何至與天相齊中興頌云湘江東西中直浯
溪石崖天齊蓋自侈大其事耳

金石錄云唐河間元王孝恭碑唐初功臣皆云圖形凌烟閣而此
碑乃作戢武閣戢武之名不見于他書惟當時石刻有之豈凌
烟先名戢武而後改之也又段志玄碑亦云圖形戢武問二碑
皆當時所立不應差悞

茗溪漁隱曰天隨子有自遣云數尺游絲墮碧空年々長是惹春
風爭知天上無人住也有清愁鶴髮翁又古意云君心莫淡薄
妾意正棲托願得雙車輪一夜生四角皆思新語奇不襲前人
也

東臯雜記云孔常甫言唐人詩有城頭推鼓傳花枝席上搏拳握
松子乃知酒席藏鬪為戲其來已久

藝苑雌黃云麗情集載嚴字牧豫章陳陶隱西山操行清潔字欲

撓之遣小奴蓮花往侍焉陶殊不為意乃獻詩求去云蓮花為
號玉為腮珍重尚書遣妾來處士不生巫峽夢虛勞神女下陽
臺而劉斧青瑣乃移其事于陳圖南其詩但易數字而已唐人
集中既載此詩豈陳圖南復蹈襲而為之乎必無是理乃劉斧
之妄也又名賢詩話載顧况在洛乘閑游苑中坐流水上得大
桐葉有詩云一入深宮裏年、不見春聊題一片葉寄與有情
人况明日于上游亦題詩于葉泛之波中曰花落深宮鶯亦悲
上陽宮女斷腸時帝城不禁東流水葉上題詩寄阿誰後十餘
日有客尋春苑中又于葉上得詩以示况詩曰一葉題詩出禁
城誰人酬和獨含情自嗟不及波間葉蕩漾乘春取次行又盧

渥舍人應舉京師偶臨御溝見一紅葉上有一絕云流水何太
急深宮盡日閑殷勤謝紅葉好去到人間盧得之藏于巾篋及
宣宗有旨出宮人許其從人盧獨獲其退宮者覩紅葉吁怨久
之曰當時偶題不謂君得之也青瑣乃互竄其事合為一傳曰
流紅記仍託他人姓名嗚呼孰謂小說而可盡信乎

流紅記唐僖宗時有于祐晚步禁溝拾一紅葉上有詩云流水何
太急深宮盡日閑殷勤謝紅葉好去到人間祐復題云曾聞葉
上題紅怨葉上題詩寄與誰置溝上流宮女韓夫人拾之祐後
為韓泳門館因帝放宮女三千人賜各官泳得韓夫人因同姓
作伐嫁祐及成禮於篋中取紅葉相示乃曰事豈偶然一日泳

開宴曰子二人可謝媒韓氏曰一聯佳句隨流水十載幽思滿
素懷今日却成鸞鳳友方知紅葉是良媒泳大笑

復齋謾錄云薛能吳姬詩樓臺重叠滿天雲殷：鳴鼉世上聞此
日楊花初似雪女兒絲管弄參軍本朝張景：德三年交通曹
人趙諫斥為房州參軍景為屋壁記略曰近制州縣參軍無員
數無職守悉以曠官敗事違戾政教者為之凡朔望饗宴使與
焉處人一見之必指曰參軍也嘗為某罪矣至于倡優為戲亦
假而為之以資玩戲况真為者子宜為人之輕視又將狎而侮
之大畧如此余按樂府雜戲云戲弄參軍始自漢陶令石耽有
賍犯和帝惜其才免罪每宴樂令衣白衫命優伶戲弄辱之

處人非祀字則衍文

經年乃放後為參軍然則戲弄參軍自漢已然矣不始于唐世
也又五代王建時王宗侃責受維州司戶參軍曰要我頭時斷
去誰能作此措大官使俳優弄為參軍耶

藝苑雌黃云薛能詩山屐經過滿徑踪隔溪遙見夕陽春人多不
知夕陽春為何等語余考之淮南子曰日經于泉隅是謂高春
頓于連石是謂下春注尚未真上蒙先春曰高春將欲真下蒙
悉春曰下春南史陳本紀云求衣昧旦反食高春柳子厚詩云
空齋不語坐一作高春

茗溪漁隱曰唐史載王播父恕為揚州倉曹參軍遂家焉播少孤
貧嗜權利穆宗立權倖競進播賴其力至宰相不厭人望出為

淮南節度使仍領鹽鐵是時南方旱歉人相食播掇斂不少衰
民怨之按古今詩話云王播少孤貧嘗客揚州惠昭寺木蘭院
隨僧齋飧僧頗厭之及播至已飯矣後二紀播自重位鎮是邦
因訪舊游向所題以碧紗籠之播題二絕云二十年前此院游
木蘭花發院初脩而今再到經行處樹老花無僧白頭上堂已
了各西東慙愧闍黎飯後鐘二十年来塵撲面而今始得碧紗
籠以唐史考之則古今詩話所言播少孤貧嘗客揚州後自重
位鎮是邦皆與唐史合又按東坡云世傳王播飯後鐘詩蓋揚
州石塔寺事也相傳如此戲作詩云飢眼眩西東詩腸忘蚤晏
雖知燈是火不悟鐘非飯山僧異漂母但可供一筓胡為二十

年記憶作此訛齋厨養若人無益祇遺患乃知飯後鐘闍黎蓋
具眼其貶之至矣

復齋謾錄云唐李敬方勸醉詩云不向花前醉花應解笑人只因
連夜雨又過一年春日月無窮事區區有限身若非盃酒裏何
以寄天真杜子美絕句云二月已破三月來漸老逢春能幾回
莫思身外無窮事且盡生前有限盃二詩雖相緣而杜則尤愈
工者也所傳相逢不飲空歸去洞口桃花也笑人之句蓋出于
敬方

集古錄云李陽冰阮客舊居詩云阮客身何在仙雲洞口橫人間
不到處今日此中行阮客者不見其名氏蓋縉雲之隱者也彼

以遁俗為高而終以無名於後世可謂獲其志矣然聖人有所不取也陽冰欲稱其人而不顯其名字何哉豈阮客見稱于當時而陽冰不慮于後世耶天下固有顯聞于一時而泯沒于後世者矣顧其道如何也陽冰篆字世傳多矣此磨滅而僅存尤可惜也

苕溪漁隱曰趙明誠金石錄云題阮客舊居詩小篆書集古錄以為陽冰作今驗其姓名乃縉雲令李岳非陽冰也其字畫亦不工蓋陽冰肅宗上元中嘗令縉雲其篆字石刻尚多有存者故歐陽公亦誤以此詩為陽冰作爾余觀此碑今益漫滅字畫難辨明誠以為歐公之誤其果然耶

苕溪漁隱曰秦系寄韋使君詩云久卧雲間已息機青衫忽着狎鷗飛詩興到來無一事郡中今有謝元暉韋應物答秦十四校書詩云知掩山扉三十秋魚鬚翠碧棄林頭莫道謝公方在郡五言今日為君休系能詩與劉長卿善以詩相贈答權德輿曰長卿自以為五言長城系用偏師攻之雖老益壯故應物有五言今日為君休之句蓋謂此也系有詩集散逸不多如流水閑過院春風與閉門上簾宜晚景臥筆覺新秋碍冠門柳長驚夢曉鶯啼游魚牽荇沒戲鳥踏花摧皆閑遠有味系天寶末客泉州南安有九日山大松百餘章俗傳東晉時所植系結廬其上大石為研注老子積歲不出姜公輔為宰相以直言黜泉州別

駕見系輒窮日不能去築室與相近遂忘流落之意公輔卒妻
子在遠系為葵山下其好賢尚義為何如哉

文昌雜錄云元微之詩松下待制應全遠藥樹監搜可得知蓋唐
宣政殿為正衙殿庭有四松：下待制官立班之地舊圖至今
猶存按開成元年正月詔以入閣日次對官班退立于東階松
樹下須宰臣奏事畢齊至香案前各言本司事雖紫宸殿亦有
松樹為待對官立位云殿門外有藥樹監察御史搜之位在焉
唐制百官入宮殿門必搜監察所掌也大和元年詔曰自魏晉
以降參用霸制虛謔搜索因習尚存朕方推表相信置人心腹
况吾台宰又何問焉自今以後坐朝衆寮既退宰臣復進奏事

其監搜宜停元昆駕部比自長安携藥樹數株至京師其葉葱
翠可愛予今關右頗多人罕識焉

許彥周詩話云段成式與溫庭筠雲籃紙詩序曰予在九江出意
造雲籃紙輒分送五十枚其詩曰三十六鱗充使時數番猶得
表相思蓋龍八十一鱗鯉三十六鱗也至宋景文詩云君軒結
戀蕭、馬尺素愁憑六、魚又使六、三十六也

茗溪漁隱詩評叢話後集卷第十七

唐人雜記下

茗溪漁隱曰六一居士謂傳師游道林岳麓寺詩題云酬唐侍御
姚員外而二人之詩不見不知何人也獨此詩以字畫傳于世
而詩亦自佳蔡寬夫謂唐扶者即沈傳師所謂唐侍御也詩語
秀拔余已于叢話前集載之矣今但錄傳師詩于左方承明年
老輒自論乞得相守東南奔為聞楚國富山水青嶂遷迤僧家
園含香珥筆皆眷舊謙挹自忘臺省尊不令執簡候亭館直許
携手游山樊忽驚列岫曉來逼朔雪洗盡烟嵐昏碧波迴嶼三
山轉舟檻繚郭千艘屯華鑣蹀躞絢砂步大旆錯綜輝松門樛

有刻本作引羊作同老作危颺作颺

枝競驚龍蛇勢折榦不滅風霆痕相重古殿倚岩腹別有新徑
崇亨札目平傷楚虞帝竟情多思遠聊開尊老絃細管逐歌颺
畫鼓繡靴隨節翻鏘金七言凌老杜入木八法蟠高軒嗟余絕
倒久不知忍復感激論元；又東臯雜錄云潭州道林寺沈傳
師親書詩板道勁妙絕與今石本遠矣又歐陽詢書道林之寺
四大字筆勢欲飛動

茗溪漁隱曰余閱古今詩話得四詩皆體格相肖語亦清麗今併
錄之以備披閱云劉長卿題餘干旅舍云搖落暮天迴丹楓霜
葉稀孤城向水閉獨鳥背人飛渡口月初上鄰家渙未歸鄉心
正欲絕何處搗征衣張籍宿江上云楚驛南渡口夜深來客稀

月明見潮上江靜覺鷗飛旅宿今已遠此行殊未歸離家久無
信又聽搗寒衣潘閬暮歸錢塘云久客見華髮孤棹桐廬歸新
月無朗照落日有餘輝魚浦水風急龍山烟火微時聞沙上雁
一一背南飛李建中題望湖樓云野艇閑撐處湖水景亦微春
波無限綠白鳥自由飛柳色濃垂岸山光冷照衣時携一罇酒
戀到晚涼歸青箱雜記以李建中詩是蘇為知吳興日所作未
知孰是

雷利本作雪

復齋謾錄云上官儀詠雷詩幸因千里應還繞萬年枝謝玄暉中
書省詩風動萬年枝晏元獻詩萬年枝上凝烟動百子池邊瑞
日長盧多遜詩太液池邊月上時好風吹動萬年枝王維史館

有刻本
枝競驚龍蛇勢折幹不滅風霆痕相重古殿倚岩腹別有新徑
縈雲根目平傷楚虞帝冤情多思遠聊開尊老絃細管逐歌飈
畫鼓繡靴隨節翻鏘金七言凌老杜入木八法蟠高軒嗟余絕
倒久不知忍復感激論元；又東臯雜錄云潭州道林寺沈傳
師親書詩板道勁妙絕與今石本遠矣又歐陽詢書道林之寺
四大字筆勢欲飛動

茗溪漁隱曰余閱古今詩話得四詩皆體格相肖語亦清麗今併
錄之以備披閱云劉長卿題餘干旅舍云搖落暮天迥丹楓霜
葉稀孤城向水閉獨鳥背人飛渡口月初上鄰家渙未歸鄉心
正欲絕何處搗征衣張籍宿江上云楚驛南渡口夜深來客稀

月明見潮上江靜覺鷗飛旅宿今已遠此行殊未歸離家久無
信又聽搗寒衣潘閬暮歸錢塘云久客見華髮孤棹桐廬歸新
月無朗照落日有餘輝魚浦水風急龍山烟火微時聞沙上雁
一一背南飛李建中題望湖樓云野艇閑撐處湖水景亦微春
波無限綠白鳥自由飛柳色濃垂岸山光冷照衣時携一樽酒
戀到晚涼歸青箱雜記以李建中詩是蘇為知吳興日所作未
知孰是

雷利本作雪
復齋謾錄云上官儀詠雷詩幸因千里應還繞萬年枝謝玄暉中
書省詩風動萬年枝晏元獻詩萬年枝上凝烟動百子池邊瑞
日長盧多遜詩太液池邊月上時好風吹動萬年枝王維史館

山池云春草地百子外芳樹萬年餘晏用此也萬年枝江左人謂之冬青惟禁中則否韓子蒼冬青詩離宮見爾近天墀雨露常私養種時惆悵一枝風霧裏無人識是萬年枝百子池見西京雜記戚夫人傳高祖七月七日臨百子池

夷白堂小集云錢起考功詩世所藏本皆不同宋次道舊有五卷王仲至續為八卷號為最完然如牛羊山上小烟火隔雲深鳥道掛疎雨人家殘夕陽窮通戀明主耕桑亦近郊長樂鐘聲花外盡龍池柳色雨中深此等句當時相傳皆以為警句而八卷無之知其所遺多矣

東臯雜錄云江南自初春至初夏有二十四風信棊花風最先棟

棊与梅同

花風最後唐人詩有棟花開後風光好梅子黃時雨意濃晏元獻有二十四番花信風之句苕溪漁隱曰徐師川一聯云一百五日寒食雨二十四番花信風

江夏辨疑云大江過江夏郡之西稍北既受漢水而滙為大灣郡人傳以為烟波江其傍之村曰烟波村今屬漢陽縣按酈元注水經最為詳洽而求所謂烟波江者竟無其說量江得名得于善長注圖經之後耶余以謂圖經多載俚俗所傳之事而求之亦無是說也獨唐人崔顥黃鶴樓詩云日暮鄉關何處是烟波江上使人愁是直晚景所寓者如此而已豈復別有江耶

江夏辨疑云州之有樓著稱于江淮之間如江之庾公岳之岳陽

鄂之黃鶴是也然則黃鶴多以為費禕昇仙之地故永泰初闔
伯瑤為之記曰州城西南隅有黃鶴樓者圖經云費禕登仙駕
黃鶴返憩于此遂以名樓事列神仙之傳跡存述異之志余按
蜀志費禕為魏降人郭循所害則禕固不得其終安有駕鶴而
憩此者也梁任昉述異記曰荀瓌字叔偉潛棲却粒嘗東游憩
江夏黃鶴樓上望西南有物飄然降自霄漢俄頃已至乃駕鶴
之仙也鶴止戶側仙者就席羽衣紅裳賓主歡對已而辭去跨
鶴騰空眇然而滅雖然昉有是說而亦未嘗斥禕不知伯瑤何
以為據州城之東十里許其最高聳而秀者是為黃鶴山祥符
中所修圖經稱方輿記云昔有仙人控黃鶴于此山因以為名
今自樓以西可六七步有磯焉即庾子山之賦所謂落帆黃鶴
之浦也故魏彥淵引荊州記曰江夏郡西大江有黃鶴磯後人
建樓既俯磯上故不更別名耳

茗溪漁隱曰崔顥題黃鶴樓詩亦以為費禕昇仙之地承襲謬誤
不復考正故其詩云昔人已乘白雲去此地空餘黃鶴樓黃鶴
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東坡因李公擇求黃鶴樓詩以
舊記所聞于馮當世者與江夏辨疑全異故錄于後云黃鶴樓
前月滿川抱關老卒飢不眠夜聞三人笑語言羽衣着屐響空
山非鬼非人意其仙石扉三扣聲清圓洞中鑑鉉落門闕縹緲
入石如飛烟雞鳴月落風馭還迎拜稽首願執鞭汝非其人骨

鑑鉉刻本作鏗

腥羶黃金乞得重莫肩將歸包裹弊席羶夜穿茅屋光射天里
閭來觀已變遷似石非石鉛非鉛或取而有衆忿喧訟歸有司
今幾年無功暴得喜欲顛神人戲汝真可憐願君為考然不然
此語可信馮公傳

茗溪漁隱曰撫言載楊汝士侍郎在楊嗣復宴集坐上與元白同
賦詩汝士詩後成有文章舊價留鸞掖桃李新陰在鯉庭之句
元白覽之失色汝士歸謂子弟曰我今日壓倒元白古今詩話
載裴令公夜宴半酣索聯句元白有得色時公為破題次至楊
侍郎曰昔日蘭亭無艷質此時金谷有高入元白自知不能加
遽裂紙曰笙歌鼎沸勿作此冷淡生活古今詩話不載楊侍郎

之名得非撫言所載楊汝士侍郎者乎楊在當時不以詩名此
二聯即席所作並為佳句其傳于後世者恨不多見之

復齋謾錄云唐顧陶編唐詩類選載楊郇伯作妓人出家詩云盡
出花鈿與四鄰雲鬟剪落向殘春暫驚風燭難留世便是池蓮
不染身貝葉乍翻迷錦字梵聲初學誤梁塵從今艷色歸空後
湘浦應無解佩人湘山野錄乃謂本朝 國長公主為尼掖庭
嬪御隨出者三十餘人太宗詔兩禁各以詩送之陳彭年作詩
八句今考其詩與楊郇伯所作一同第首句云盡出花鈿散寶
津一句為異豈後人改郇伯詩而託彭年之名而文瑩又不考
之過也

山谷云禮部員外裴說寄邊衣詩云深閨乍冷開香篋玉筋微、
濕紅頰一陣霜風殺柳條濃烟半夜成黃葉重、白練明如雪
獨下閑階轉淒切祇知抱杵搗秋砧不覺高樓已無月時聞塞
雁聲相喚紗窗只有燈相伴幾展齊紈又懶裁離腸忍逐金刀
斷細想像形執牙尺回刀剪破澄江色愁捻銀針信手縫惆悵
無人識寬窄時、舉袖勻殘淚紅箋漫有千行字書中不盡心
中事一半殷勤托邊使裴說詩句甚麗零陵總記載說詩一篇
尤詼詭也

茗溪漁隱曰裴說云讀書貧裏樂投句靜中忙此二事乃余日用
者甘貧守靜自少至老飽暗此味矣

復齋謾錄云北夢瑣言謂李遠詩云人事千盃酒流年一局棋唐
宣宗以非牧人之才不與郡守及觀幽閑鼓吹乃云宣宗坐朝
令狐相進李遠知杭州上曰遠詩長日惟消一局棋豈可臨郡
哉二書所著雖同而詩則異

茗溪漁隱曰溫庭筠湖陰曲警句云吳波不動楚山遠花壓欄干
春晝長庭筠工於造語極為奇麗花間集可見矣更漏子一詞
尤佳其詞云玉爐香紅蠟淚偏照畫堂秋思眉翠薄鬢雲殘夜
長衾枕寒梧桐樹三更雨不道離情正苦一葉、一散、空階

滴到明

許彥周詩話云司空圖唐末竟能全節自守其詩有綠樹連村暗

老莊詩集
黃花入麥稀誠可貴重又云四座賓朋兵亂後一川風雨笛聲
中句法雖可及而意甚委曲

茗溪漁隱詩評叢話後集卷第十八

羅隱

藝苑雌黃云羅隱江東集中有淚詩云自從魯國潛然後不是奸
人即婦人余嘗疑其所出及觀孔叢子言子高游趙平原客有
鄒文李節者與子高相友善臨別文節流涕交頤子高徒抗手
而已其徒疑之子高曰始吾謂二子丈夫乃今知其婦人也曰
二子之泣非耶曰二子良人也有不忍之心其于敢斷必不足
矣曰凡泣者一無取子子高曰有二焉大奸之人以泣自信婦
人懦夫以泣著愛觀此始解其說

藝苑雌黃云唐人作后土土夫人傳余始讀之惡其瀆慢而且誣也

此觀陳無已詩話云宋玉為高唐賦載巫山神女遇楚襄王蓋有所諷也而文士多效之者又為傳記以實之而天地百神舉無免者余謂欲界諸天當有配偶有無偶者則無欲者也唐人記后土事以譏武后耳余謂武后何足譏也而託之后土亦太褻矣後之妄人又復填入樂章中而無知者遂以為誠是也故小說載高駢事云駢之末年惑于神仙之說呂用之張守一諸葛殷等皆言能役使鬼神變化黃白駢酷信之委以政事用之等援引朋黨恣為不法嘗云后土夫人靈佑遣使就某借兵馬并李筌所撰太白陰經駢遽下兩縣率百姓以葦席千領畫作甲馬之狀遣用之于廟庭焚之又以五彩牋寫太白陰經十道置于神廟之側又于夫人帳中塑綠衣年少謂之韋郎故羅隱詩有韋郎年少今何在生端在思量太白經之語今勅令中亦嘗禁止淫媒之祠然蕃釐觀中所謂韋生者猶在故伊川先生力欲去之豈非惡其瀆神耶

茗溪漁隱曰余舊見顏持約所畫淡墨杏花題小詩于後仍題持約二字意謂此詩必持約所作也比因閱唐宋類詩方知是羅隱作乃持約竊之耳詩云暖氣潛催次第春梅花已謝杏花新半開半落閑園裡何異榮枯世上人古之詩人如王維竊李嘉祐水田飛白鷺夏木轉黃鸝僧惠崇為其徒所嘲云河分岡勢司空曙春入燒痕劉長卿不是師兄多犯古：人詩句犯師兄

皆可軒渠一笑也

許彥周詩話云羅隱詩云只知事逐眼前過不覺老從頭上來此殊有味

五季雜云紀

苕溪漁隱曰裴虔餘云滿額鵝黃金縷衣翠翹浮動玉釵垂從教水濺羅襦濕疑是巫山行雨歸廣韻集韻略垂與歸皆不同韻此詩為落韻矣韓熙載云風柳遙無定枝陽臺雲雨夢中歸他年蓬島音塵絕留取樽前舊舞衣此詩既言陽臺又言蓬島何用事重叠如此二說並載小說稱為佳句余謂疵病如此殆非佳句也又學林新編謂字有通作他聲押韻者泛引詩及

文選古詩為証殊不知蔡寬夫詩話嘗云秦漢以前字書未備既多假借而音無反切平側皆通用自齊梁後既拘以四聲又限以音韻故士率以偶麗聲調為工然則字通作他聲押韻於古詩則可若于律詩誠不當如此余謂裴虔餘之詩落韻又本此耳

文昌雜錄云梁均帝晉天福中始葬故妃張氏獨存考功員外商鵬為誌文曰七月有期不見望陵之妾九疑無色空餘泣竹之妃後唐武皇還師渭北不獲入覲幕客李襲吉作違離表云穴禽有翼聽舜樂以猶來天路無梯望堯雲而不到五代之季工翰墨者無以過此也

南唐書云韓熙載自江南奉使中原為感懷詩題于館壁云僕本
江北人今作江南客再去江北游舉目無相識秋風吹我寒秋
月為誰白不如歸去來江南有人憶苕溪漁隱曰余家有韓熙
載家宴圖中題此詩後四句嘗以問相識間云是古樂府今
覽此書方知其誤也

南唐書云李家明詼諧敏給善為諷辭元宗賞花後苑率近臣臨
池垂釣臣下皆登魚惟元宗獨無所獲家明因進詩曰玉甃垂
鉤興正濃碧池春暖水溶溶凡鱗不敢吞香餌知是君王合釣
龍元宗大喜賜宴極歡嘗見牛晚卧美蔭元宗曰牛且熟矣家
明乘詼諧曰曾遭竄威鞭敲角又被田單火燎身閑向斜陽嚼

枯草近來問喘更無人相輔皆慙宗齊丘無子晚年一子輒死
逾月猶哭齊王景遠勉之不止家明曰臣能止之矣乃作大紙
寫署其上曰欲興唐祚草強吳盡是先生起廟謨一箇孩兒拚
不得讓王百口合如何尹延範族吳氏齊丘為謀因以誚焉乘
風放之故墜齊丘中庭齊丘見之哭亦止從元宗遷南都時已
失江北十四郡舟楫多行南岸至趙屯因輟樂停觴北望皖公
山謂家明曰好青峭數峰不知何名也家明應聲對曰龍舟輕
颭錦帆風正值宸游望遠空回首皖公山色翠影斜不到壽杯
中元宗慙之俛首而過苕溪漁隱曰緗素雜記云楊文公談苑
以苑中詠牛詩及皖公山詩為王感化作江南野錄以前二詩

為李家明作談苑以感化為建州人野錄以家明為廬州人談苑謂中主野錄謂嗣主未詳孰是余以南唐書考之則談苑所記皆誤也惟野錄與南唐書合家明廬州南昌人前二詩皆其所作但不載感化為何處人江南李氏建國傳三世而滅中主即嗣主也蓋號元宗緡素雜記不曾見南唐書故未詳孰是今正是之

南唐書云金山寺號為勝景先張祐吟詩有僧歸夜船月龍出曉堂雲之句自後詩人閣筆孫鮪復吟一詩云山載江中寺魚龍是四鄰天多剩得月地少不生塵過櫓妨僧定驚濤滅佛身誰言張處士詩後更無人時號絕唱

茗溪漁隱曰張祐詩云一宿金山頂微茫水國分僧歸夜船月龍出曉堂雲樹影中流見鐘磬兩岸聞因悲在朝市終日醉醺祐詩全篇皆好鮪詩不及之有痲病如驚濤滅佛身之句則金山寺何其低而且小哉誰言張處士詩後更無人仍自矜衛如此尤可嗤鄙也

藝苑雌黃云緡素雜記載江南野錄云江為者宋世淹之後先祖仕于建陽因家焉余觀南史江淹傳淹濟陽考城人宋少帝時黜為建安吳興令終于梁天監中左衛將軍又吳均傳云濟陽江洪工屬文為建陽令坐事死竟陵王子良開西邸招文學洪時為太學生以善辭藻與馬淹與洪俱係家考城又俱仕齊梁

間淹為建安吳興令而後他遷洪為建陽令而死于建陽疑為之乘出于洪非出于淹為工于詩如天形圍澤國秋色露人家之句極膾炙人口少游江南有詩云吟登蕭寺旃檀閣醉倚王家玳瑁筵後主見之曰此人大是富貴家而劉夜坐夏江城等並就傳句法後以譏死今建陽縣之西七里有靖安寺即為之故居留題者甚衆唯陳師道洙一篇最佳云處士亡來幾百年舊居牢落變祇園詩名長伴江山秀寬氣上摩星斗昏臺榭幾人留雅句漁樵何處問曾孫當時泉石生涯地日暮寒雲古寺門茗溪漁隱曰南唐書云江為其先宋人避亂建陽遂為建陽人為有題白鹿寺詩云吟登蕭寺旃檀閣醉倚王家玳瑁筵元宗南遷駐于寺見其詩稱善久之為由是教肆自謂俯拾青紫乃詣金陵求舉屢黜于有司為快不能自已欲束書亡越會同謀者上變按得其狀為遂伏罪余以二書考之藝苑雌黃乃謂後主見為詩有富貴家之語及為後竟以譏死其言悉非是當以南唐書為正也

南唐書云夏竦與詩人劉洞俱顯名陳德誠以詩美之曰建水昔傳劉夜坐螺川新有夏江城蓋劉洞嘗為夜坐詩最為警策而竦有宿江城詩云雁飛南浦砧初斷月滿西樓酒半醒故德誠紀之茗溪漁隱曰余觀劉洞傳不載夜坐詩乃孫魴耳魴與沈彬李建勳為詩社彬好評詩建勳匿魴于齋中伺彬至以

鮐詩與之彬曰此非有風雅但得田舍翁火爐頭之作耳鮐遽
出讓彬曰非有風雅固聞命矣擬田舍翁無乃太過乎彬笑曰
子夜坐句云劃多灰漸冷坐久席成痕此非田舍翁火爐上所
作而何闔坐大咲

茗溪漁隱詩評叢話後集卷第十九

本朝

蔡寬夫詩話云南京高辛廟制度甚雄世傳太祖龍潛時嘗以木
杯校校占已名位自小官以漸數之至極品皆不應忽曰過此則
為天子予一擲而契至今父老猶能言之晏元獻為留守日嘗
以詩題廟中曰炎宋肇賢主初九方潛鱗嘗用著蔡占未決天
地屯庚、大橫兆聲效如有聞蓋紀此也

蔡寬夫詩話云故事進士朝集嘗擇榜中最年少者為探花即熙
寧中始罷之太平興國三年胡秘監旦榜馮文懿拯為探花是
歲登第七十四人太宗以詩賜之曰二三千客裏成事七十四

人中少年始唐以禮部放榜故座主門生之禮特盛主司因得
竊市私恩本朝稍欲革其弊即更廷試前一歲呂文穆公蒙正
為狀頭始賜以詩蓋示以優寵之意至是復賜文懿然狀頭詩
迄今有採花後無復繼者惟文懿一人而已此最科舉之盛事
也

復齋謾錄云農桑不擾歲常登邊將無功吏不能四十二年如夢
過東風吹淚洒昭陵此詩題于寢宮不著姓名宜表而出之

元城先生語錄云先生嘗曰賢主言笑頓呼足以移風俗慶曆中
廣州有死番商沒官珍珠有司賤估其直十分價中纔及一分
羣官分買之為本路監司按劾計贓以珍珠赴京師具案既上

仁宗闕之且命取所估珠上與後宮同閱愛其珠是時張貴妃
在側有欲得之色上依所估價出禁中錢買之以賜時同列因
有求于上有司被旨和市緣此珠價騰湧上頗知之一日於內
殿賞牡丹貴妃最後至以所賜珍珠為首飾欲誇同輩上望見
以袖掩面曰滿頭白紛；更沒些忌諱貴妃慙赧遽起易之上
乃大悅令人各簪牡丹一朵自是禁中不帶珍珠；價大減

藝苑雌黃云前輩論詩有奪胎換骨之說信有之也杜陵謁玄元
廟其一聯云五聖聯龍袞千官列雁行蓋紀吳道子所畫者徽
宗嘗製哲宗挽詞用此意作一聯云北極聯龍袞西風列雁行
同一雁行對龍袞然語意中的其親切過于本詩茲不謂之奪

人中少年始唐以禮部放榜故座主門生之禮特盛主司因得
竊市私恩本朝稍欲革其弊即更廷試前一歲呂文穆公蒙正
為狀頭始賜以詩蓋示以優寵之意至是復賜文懿然狀頭詩
迄今有採花後無復繼者惟文懿一人而已此最科舉之盛事
也

復齋謾錄云農桑不擾歲常登邊將無功吏不能四十二年如夢
過東風吹淚洒昭陵此詩題于寢宮不著姓名宜表而出之

元城先生語錄云先生嘗曰賢主言笑頓呼足以移風俗慶曆中
廣州有死番商沒官珍珠有司賤估其直十分價中纔及一分
羣官分買之為本路監司按劾計贓以珍珠赴京師具案既上

仁宗闕之且命取所估珠上與後宮同閱愛其珠是時張貴妃
在側有欲得之色上依所估價出禁中錢買之以賜時同列因
有求于上有司被旨和市緣此珠價騰湧上頗知之一日於內
殿賞牡丹貴妃最後至以所賜珍珠為首飾欲誇同輩上望見
以袖掩面曰滿頭白紛；更沒些忌諱貴妃慙赧遽起易之上
乃大悅令人各簪牡丹一朵自是禁中不帶珍珠；價大減

藝苑雌黃云前輩論詩有奪胎換骨之說信有之也杜陵謂玄元
廟其一聯云五聖聯龍袞千官列雁行蓋紀吳道子所畫者徽
宗嘗製哲宗挽詞用此意作一聯云北極聯龍袞西風列雁行
同一雁行對龍袞然語意中的其親切過于本詩茲不謂之奪

胎可乎不然徒用前人之語殊不足貴且如沈佺期云小池殘
暑退高樹早涼歸非不佳也然正用柳惲太液微波起長楊高
樹秋之句耳蘇子美云峽束滄洲深貯月岩排紅樹巧裝秋非
不佳也然正用杜陵峽束滄江起岩排石樹圓之句耳語雖工
而無別意

詩說雋永云光堯初幸錢塘有詩云六龍轉淮海萬騎臨吳津王
者本無外駕言蘇遠民瞻彼草木秀感此瘡痍新登堂望稽山
懷哉大禹勤大哉王言布于天下漢祖大風之歌唐宗勳草之
句不足道也

王黃州

蔡寬夫詩話云國初州郡設官尚少小郡不過四五員復多武弁
故非雄藩都會仕者率少官况王元之自掖垣謫滁州嘗以詩
寄舊僚云要見滁州謫宦情信緣隨俗且營：不誇兩制詞臣
貴多伴三班奉職行樓堞倚空乘月上罇罍有酒對山傾升沉
得喪何須問况是浮生已半生聞者頗憐之然元之在滁陽四
方文士將文就謁者甚衆有鄭褒者最知名留數月而去元之
為買馬辨裝後有劾其虧貫直者太宗覽之曰是能却李繼遷
事例者蓋元之嘗草繼遷制繼遷送潤筆數倍于常而以面簽
書送元之却之不受故也

藝苑雌黃云文人用故事有直用其事者有反其意而用之者王

元之謫守黃岡謝表云宣室鬼神之間豈望生還茂陵封禪之書惟期死後此一聯每為人所稱道然皆直用賈誼相如之事耳李義山詩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雖說賈誼然反其意而用之矣林和靖詩茂陵他日求遺藁枕喜曾無封禪書雖說相如亦反其意而用之矣直用其事人皆能之反其意而用之者非識學素高超尋常拘牽之見不規、然瑤襲前人陳迹者何以臻此苕溪漁隱曰藝苑以元之直用賈誼相如事不若李義山林和靖反用之然元之是謝表須直用其事以明臣子之心非若作詩可以反意用此語殊非通論也

苕溪漁隱曰錫宴清明日絕句云宴罷歸來日欲斜平康坊裏那人家幾多紅袖迎門笑爭乞釵頭利市花清明絕句云無花無酒過清明興味蕭然似野僧昨日隣家乞新火曉窗分與讀書燈二詩何況味不同如此亦可見其老少情懷之異也

山谷云或傳王荆公稱竹樓記勝歐陽公醉翁亭記或曰此非荆公之言也庭堅以為荆公出此言未失也荆公評文章先體製而後文之工拙蓋嘗觀蘇子瞻醉白堂記戲曰文辭雖極工然不是醉白堂記乃是韓白優劣論耳以此考之優竹樓記而劣醉翁亭記是荆公之言不疑也

苕溪漁隱曰元之文集家藏有之今錄竹樓記於此云黃岡之地多竹大者如椽竹工破之剝去其節用代陶瓦比屋皆是

一作然

以其價廉而工省也予城西北隅雉堞圯毀藜莠荒穢因作小
竹樓三間與月波樓通遠吞山光平挹江瀨幽闐遼夏不可具
狀夏宜急雨有瀑布散冬宜密雪有碎玉散宜鼓琴；調和暢
宜詠詩；韻清絕宜圍棋子散丁；然宜投壺矢聲錚；然皆
竹樓之所助也公退之暇披鶴氅戴華陽巾手執周易一卷焚
香默坐道遺世慮江山之外第見風帆沙鳥烟雲竹樹而已待
其酒力醒茶烟歇送夕陽迎素月亦謫居之勝槩也彼齊雲落
星高則高矣井幹麗譙華則華矣止于貯妓女藏歌舞非騷人
之事吾所不取吾聞竹工云竹之為瓦僅支十稔若重覆之得
二十稔噫吾以至道乙未歲自翰林出滁上丙申移廣陵丁酉
又入西掖戊戌歲除日有齊安之命己亥閏三月到郡四年之
間奔走不暇未知明年又在何處豈懼竹樓之易朽乎幸後之
人與我同志嗣而葺之庶斯樓之不朽也

許彥周詩話云元之詩可重大抵語迫切而意雍容如此云身後
聲名文集草眼前衣食簿書堆又云澤畔騷人正憔悴道傍山鬼
莫揶揄類樂天也

張復之

蔡寬夫詩話云垂崖少喜任俠學擊劍尤樂聞神仙事為舉子時
常從陳希夷欲分華山一半希夷以紙筆蜀牋贈之公笑曰吾
知先生之旨矣殆欲驅我入闈處予然性極清介居無妾媵不

事服玩朝衣之外燕處惟紗帽皂絲一黃土布褰而已至今人傳其畫像皆作此飾始及第時嘗以詩寄傅霖逸人云前年失脚下漁磯苦戀明時不忍歸為報策由莫相笑此心非是愛輕肥李順之亂垂崖帥蜀有詩寄陳希夷云性愚不肯住山林剗要清流擬致君今日星馳劔南去回頭懶愧華山雲皆見其素志也

慚

本朝名臣傳云錢若水額有異骨山庭月角姿儀英秀少過華山見陳搏大加賞歎以為目如點漆有仙風道骨且語若水明日再來若水往則搏與一僧相對倚地爐蒲團坐睡開目盼若水搖頭而已若水別搏曰昨僧栢閣道者宗裔也本以先輩異

稟可作神仙欲留共學僧云先輩形骨但能急流中勇退耳

復齋謾錄云傅霖乃垂崖之密友也開寶中嘗與垂崖會于幹城終夕談話鄰有病疔者為之不作公每有書與傅必先夢之故傳有詩云劇談驅瘧鬼幽夢得卿書叙寔事也

無盡居士云垂崖公題庭竹詩小桃遮不得深雪放教青在維揚書懷詩曰每思舊隱歸何許或問前程笑指空句清詞古與郊島相先後

茗溪漁隱詩評叢話後集卷第二十

寇忠愍

茗溪漁隱曰忠愍詩思悽惋蓋富于情者如江南春云波渺、柳
 依、孤村芳草遠斜日杏花飛江南春盡離腸斷蘋滿汀州人
 未歸又云香、烟波隔千里白蘋香散東風起日落汀洲一望
 時愁情不斷如春水觀此語意疑若優柔無斷者至其端委廟
 堂決澶淵之策其氣銳然奮仁者之勇全與此不相類蓋人之
 難知也如此

茗溪漁隱曰澶淵之後王介甫以謂丞相萊公功第一張文潛則
 謂可能功業盡萊公大抵人之議論各有所見故爾不同今具

載二詩識者當能辨之介甫澶洲詩云去都二百四十里河流
 中間兩城峙南城草木不受兵北城櫓樓如邊城：中老人為
 余語契丹此地經抄虜黃屋親乘矢石間胡馬飲渡欲踏河水大
 發一矢胡無苗酒河水亦破沙水流歡盟從此至今日丞相萊公
 功第一文潛聽客話澶洲事詩云憶昔胡來動河朔渡河飲馬
 吹胡角澶洲城下冰載車邊風蕭：千里餘城上黃旗坐真主
 夜遣六丁張猛弩雷驚雷發一矢飛橫射胡酋貫車柱為有床
子弩發矢中契丹持子弩發大羊無踪大漠空歸來封禪告成功自是乾坤扶
 蕭挺凜死
 聖主可能功業盡萊公澶洲今大名
府開州是
 元城先生語錄云安世之北歸與東坡同途兩舟相啣未嘗三日

不相見嘗記東坡言少年時與父并弟同讀富鄭公使北語錄
 至于說大遼國王言云用兵則士馬物故國家受其害爵賞日加
 人臣獲其利故凡北朝之臣勸用兵者乃自為計非為北朝計
 也虜主明知利害所在遂罷兵三人歎其言以為明白而切中
 事機時老蘇語二子曰古人有此意否東坡對曰嚴安亦有此
 意但不如此明白老蘇笑以為然先生又曰前輩讀書例皆如
 此故謂之學問必見于用乃可貴不然即腐儒且武帝時嚴安
 上疏諫用兵其畧云今徇西南夷朝夜即深入匈奴燔其龍城
 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鄭公之言其原蓋出
 於此

茗溪漁隱曰余讀萊公神道碑云及雷陽吏以圖經獻閱視之首
載郡東南門抵海凡十里公恍然悟曰吾少時有到海祇十里
過山應萬重之句乃今日意耳人生得喪豈偶然耶青箱雜記
以謂萊公少時作此句遂兆晚年之讖復齋謾錄以為非是乃
萊公效武陵詩過楚水千里到秦山萬重二書所云徒為紛
當以碑言為正也

蔡寬夫詩話云萊公自永興被召魏野以詩送之曰好去上天辭
富貴却來平地作神仙王文正從東封回野亦寄以絕句曰西
祀東封今已了好來相伴赤松游文正袖此詩求退遂得謝寇
萊公晚歲南遷世多言不能如文正用野言蓋志士仁人亦各

有志觀萊公末年所為豈愧文正之退顧山人處士其言不得
不如此或用或不用各繫其人要之不溺于富貴與貧得則一
也野有子亦有父風宋景文嘗贈以詩云姓名高士傳父子少
微星人多稱頌之

茗溪漁隱曰余讀仁宗政要云章聖既倦政而丁謂迎合太后之
意有臨朝之謀寇準便殿請對言太子睿德天縱足以任天下
之事陛下胡不協天人之係望講社稷之聖謀引登大明敷照
重霄若丁謂恃才而扶姦曹利用持權而使氣皆不可輔幼主
恐亂陛下家事因俯伏嗚咽流涕真宗命中人掖起慰諭之謂
之黨以急變聞飛不軌之語以中準坐是罷相乾興元年二月

貶雷州司戶參軍

迂叟詩話云王太尉旦從車駕過陝魏野貽詩曰昔時宰相年、

替君在中書十二秋西祀東封今一作俱已了如今好伴赤松游

王袖其詩以呈上累表請退上不許

茗溪漁隱曰余按三朝正史云旦登柄用十八年為相僅一紀素羸疾又以名位太重憂畏不自安連歲拜章求解上素重其望聞其引退甚不樂優詔褒答繼以面諭旦一日獨對滋福殿令左右扶掖而升復求遜位上覘其瘦瘁憫然許之則迂叟詩話以為上不許蓋誤矣蔡寬夫詩話云遂得謝此言良是

晏元獻

復齋謾錄云元微之說詩云藥珠深處少人知網索西臨太液池浴殿曉聞天語後步即騎馬嘆相隨註網索在太液池上學士侯對歌于此故元獻和宋子京呂還學士院有云網索軒窗邃鑿坡羽衛重鷁舟還下瀨星駟出飛龍賦待三英集詩須五吏供會看邊燧息橫觀紫泥封者為此也

復齋謾錄云豫章事實王勃序之詳矣詠此邦者往、採之元獻云望斗氣沉龍已化置芻人去榻猶懸陶邕州云劍待張華時已晚榻延徐孺禮應踈此二聯全是龍光射牛斗之墟徐孺下陳蕃之榻也宋公綬云江涵帝子羣飛閣山際真君鶴馭天不襲陳迹甚可嘉也

蔡寬夫詩話云人夢中作為詩文覺多不省設有能省者其事往往皆驗理固不可詰豈禍福將至精神自有感通者乎王元之商州詩有節及登高忽嘆嗟經年憔悴別京華貳車何處搔蓬鬢九日樽前見菊花之句第四句乃夢中得也初元之在掖垣忽夢賦詩御座前既覺獨省此句未幾至貶以十月到郡而菊花盛開恍然如詩語也元獻公守亳州始至亦嘗夢賦詩云一年為客未歸去笑殺城東桃李花初莫省何謂已而因春出游則州之園館皆在城東留亳踰年而後移睢陽無不合者元之自從班謫散秩先為之兆固宜矣若元獻但日月淹速之間亦有預告之者則世間萬事何嘗不有定數耶

復齋謾錄云元獻早入政府迨出政鎮皆近名藩未嘗遠去王室自南都移陳留席官奴有歌千里傷行客之詞公怒曰予平生守官未嘗去王畿五百里是何千里傷行客也茗溪漁隱曰昭陵諸臣傳云天聖三年殊為樞密副使坐以笏擊折從者齒出知宣州後數日改應天府召拜御史中丞除叅知政事罷知江寧府未行改亳州徙陳州慶曆四年罷集賢殿大學士同平章事出知潁州徙陳州復徙應天府未赴任改許州以觀文殿大學士知永興軍徙河南府蔡寬夫云公留亳踰年而後移睢陽復齋云自南都移陳皆與本傳不合復齋又載公曰予平生守官未嘗去畿五百里然永興軍乃長安也去王畿千有餘里則

二書所言並誤矣

復齋謾錄云唐人詩有意效承平無功答盛朋友心緣忍事霜鬢
為論兵道直身還泰思屯命轉輕梅鹽非據讓葵藿是平生白
日長垂照青蠅謾發散嵩陽舊田地終擬自歸耕中書後堂北
軒西壁有題灰心霜鬢之句者驗其筆蹟舊相李公迪之書也
李入相時邊兵未動意在忍事之語元獻中書即事詩叙其事
云慘、高槐落淒、餘菊寒粉墻多記墨聊為拂塵者正為此
也茗溪漁隱曰蔡寬夫詩話以灰心緣忍事霜鬢為論兵之句
是裴晉公作李文定嘗親書于中書壁間

宋子京

復齋謾錄云景文詠叔孫通云馬上功成不喜文叔孫綿最纏纏
綸諸生可笑貪君賜便許當時作聖人王逢原詠叔孫通亦用
此意云弟子由來學未純異時得失亦頻、一官貨一作買知

多少便議先生作聖人其用意正同今荆公集所載宋詩非也
茗溪漁隱曰夏文莊守安州莒公兄弟尚在布衣文莊異待之命
作落花詩莒公一聯云漠臯佩冷臨江失金谷樓危到地香子
京一聯云將飛更作迴風舞已落猶成半面粉余觀南史宋元
帝妃徐氏無容質不見禮于帝眇一目知帝將至必為半面粉
以俟此半面粉所從出也若迴風舞無出則對偶偏枯不為佳
句殊不知乃出李賀詩云花臺欲暮春辭去落花起作迴風舞

前輩用事必有來處又精確如此誠可法也

三山老人語錄云余襄公有落花詩云金谷已空新步障馬嵬徒見舊皮囊可亞二宋

東觀餘論云小宋太乙宮詩瑞木千尋竦仙圖幾帛開註云真誥謂一卷為一帛殊不知真誥所謂帛即卷字蓋從省文真誥音亦爾非帛字也岩虛子陳景元據真誥以此字即篇字亦誤也

王君玉

復齋謾錄云晏元獻赴杭州道過維揚憩大明寺瞑目徐行使侍史讀壁間詩板戒其勿言爵里姓字終篇者無幾又俾誦一詩云水調隋宮曲當年亦九成哀音已亾國廢沼尚留名儀鳳終

沉迹鳴蛙祗沸殼淒涼不可問落日下蕪城徐問之江都尉王琪詩也台至同飯、已又同步池上時春晚已有落花晏云每得句書牆壁間或彌年未嘗強對且如無可奈何花落去至今未能對也王應聲曰似曾相識燕歸來自此辟置館職遂躋侍從矣山谷南遷還至南華竹軒亦令侍史誦詩板有一絕云不用山僧供帳迎世間無此竹風清獨奉一手支頤臥偷眼看雲生未生稱歎不已徐視姓名果無學葛敏脩也

苕溪漁隱曰昭陵諸臣傳元獻不曾知杭州復齋乃云元獻赴杭州道過維揚豫章先生傳山谷崇寧四年卒于宜州路所記皆誤也

支那の歴史

後集



